

1A776/01

## 編者的話

这本书所写的都是真人真事。这是农民对旧社会血和泪的控訴。它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旧社会农村阶级斗争的几个片断。这里有农民的、漁民的和蒙族牧民的悲惨遭遇和反抗斗争；同时也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这些活生生的史实告诉我们，过去农民穷苦的根源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读了这本书可以引起我们忆苦思甜。通过忆苦，对那些没有身受过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青年一代来说，是补阶级斗争之课；对受过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老一代来说，则是重温旧社会之苦。这样就可以提高阶级觉悟，树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永远不忘记过去，永远沿着革命化的道路前进！永远跟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前进！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坚决奋斗到底。

一九六四年三月

统一书号：T 10090·613

定 价 0.20 元

## 目 录

- 卖女記..... 謝挺宇 (1)
- 漁人泪..... 崔 琪 (16)
- 五块大洋 ..... 尙 文 清 口述  
沈靜、吳克华、任奇 整理 (33)
- 奴隶家史..... 曉 凡 (42)
- 苦难的童年..... 顧元植 (58)
- 斗地主..... 王庆祥、張連山 (73)
- 第二个生日..... 中 共 复 县 委  
宣 傳 部 村 史 編 写 組 (89)
- 血染南岗头..... 姚翠萍 (98)

## 卖女記

謝挺宇

晴空万里，阳光普照大地。在阜新泡子公社贾家生产队，赵良的四间海青房朝着正南，阳光透过大玻璃窗，照得人心格外亮堂。院子里干净利索，一只大肥猪懒洋洋地睡在猪圈外边。院外，一片绿油油的苞米地，清风徐来，刷刷作响，就象无边的绿色海洋包围着这一片房子。房子里，顶棚和墙上都糊着柔和的蓝色裱纸，两条大油漆柜子摆在北墙边，红闪闪发光。柜子上放了四个大花瓶、很多装潢美丽的雪花膏瓶和两面大镜子，把房子返照得越发明亮了。在阜新县百货公司工作的大儿子赵玉才，和在高德矿担任班长的赵玉林的两张全家福的相片，挂在墙上，都是儿女成行，脸上洋溢着欢乐。

下午，炕上坐着二十几个来听家史的年轻人。赵良在队里干活，不在家。赵大娘今年已经六十一岁了，白发苍苍，有一张慈祥的脸，她看看这些年轻人，坐在圆桌前，叹了一口气，说下去：“俺那时真没有办法了，老赵病的啥也不知道，我卖完了东西，只好拉着我的闺女淑琴去卖，那时的苦啊！……”

說着，老泪扑簌簌地掉下來，再也說不下去了。大隊的劉忠仁支書悄悄走出去，到東屋請來一位年輕的媳婦，身穿綠花上衣，下穿料子褲。她是昨天剛從新邱礦回來探親的。她敏捷地走進來，看看大伙說：“我說下去吧。我那時剛五歲，可還記得清楚，爸躺在炕上，病得人事不知，眼看着不行了。我們沒有吃的，沒有穿的，真難啊！媽媽實在沒有招了，就拉着我去賣。我抱着媽的大腿哭的啊，……”

淑琴也趴在桌子上，哭得說不下去了。

\*     \*     \*

早晨，北風呼嘯着，刮過日本人的紅磚瓦房住宅區，刮過露天煤礦，刮過斜井，一個勁兒地往前刮。它又怒吼着，卷起一些秫秸葉子，在平地上打轉，跨過小鐵道，跨過絞車房，怒氣沖沖滾過平川，在一排不到一丈高的矮房子前，呼呼地往房頂上一個大窟窿里鑽。這間房子黑古隆冬，巨大的風在這間小房子裡轉不開身子，就狂暴地向炕上的趙良撲去。

趙良躺在炕上，身上滾燙，臉色緋紅，緊閉着一雙眼睛，仰臥着，鼻孔呼呼作響。他的老伴趙大娘，是一位剛出四十、很秀麗的婦女。她坐在炕梢，呆呆地看着老趙，心裡很亂，不知怎麼辦。她身後面有兩個男孩子：玉才九歲，玉林七歲。兩個孩子，全身蜷縮着，也默默地看着爸爸。趙大娘從兜裡掏出那張藥方

来，这是一位山东老乡给他开的中药方，说老赵是伤寒病，吃三服药，兴许能救过来。她看看药方，不认得一个字，再拿出四张票子来数，数来数去还是四元票子，不够抓一服药的。这四元钱是她把山东带来的两双鞋底，淑琴的一件小布衫，一床破棉套，老赵垫着的破褥子也撕下了半张，全卖了，才凑成的。现在是什么也没有卖了，天天跟孩子们出去要饭。老头的病越来越沉重，再不想办法就完了。真要是有个好歹，今后的日子可咋过呀！

一股冷风在房子里旋转着，窗棂呼呼作响，窗纸破了，也没有东西堵。炕是冰凉的，叫玉才去捡煤，孩子小，警备队揍了他一顿，吓得他再也不敢去了。吃的东西是啥也没有，连耗子都饿搬家了。赵大娘看着趴在怀里五岁的淑琴，心痛得象什么似的，一面搂着淑琴，一面流着眼泪说：

“孩子，妈要救你爸，你到别人家去过吧！”

五岁的淑琴懂得什么啊？可是她懂得：这是妈妈不要她了，她搂着妈妈说：

“妈妈，我不去。”

大哥玉才低着头说：

“妈，别卖妹妹了，俺们去要着吃。”

二哥玉林眨巴眨巴眼睛，挺认真地说：

“不卖妹妹，俺要妹妹！”

媽媽也摟着淑琴，象給自个儿說似的：

“孩子，只要媽有一点办法，媽也不讓你去啊！”

做媽媽的不敢想今后身边沒有一个姑娘的凄凉的日子。剛来新邱的时候，剛滿五个月的最小的丫头小荣，在路上又餓又渴，病的支不起脖子来，到这里，三天就死在媽媽的怀里，扔到万人坑去了。跟前的淑琴，就是她唯一的姑娘了，要不是为了老头，她咋舍得卖啊！

她看看孩子的爸，鼻子好象都不大响了，唉，这要命的病，不能拖，得下狠心。她拿出半把木梳，給淑琴梳好了头，用地上撿来的小半截紙繩，給她扎上两根小辮子，一面跟玉林說：

“你們出去要点吃的，回来在家里看着爸爸！”說完了心里默默禱告着：“你可別撒手就走啊，老天爷！”

淑琴迟迟疑疑地跟媽出了門，媽在路上撿了一根干草，插在淑琴的辮子上，淑琴歪着头問：

“媽媽，这是干啥呢？”

“唉！”媽媽叹了一口气說：“有了草，能挡风，就不冷了。”

“媽媽，俺餓了！”

“找一个人家，有吃有喝的，你跟人家去，好孩

子，你听妈的话，你救救爸爸吧！”

“俺咋救啊？”

“把你卖给有钱人家，俺拿了钱，给你爸抓药，就把你爸救活了。”

淑琴一扭脖子说：

“俺不卖。”

娘儿俩穿着单薄的衣裤，在冷风里走着，一直走到东梁。那里地摊上摆着卖估衣、羊杂碎和苞米饼子的。来来往往的工人和要饭的很多。淑琴很眼饞，老瞅着苞米饼子，走不开。

赵大娘拉着淑琴，站在道旁，她又冷又饿，用颤巍巍的声音喊：

“谁买闺女？谁买闺女？俺这闺女卖了！”

淑琴抱着妈的大腿，也喊：

“俺不卖，俺不卖！”

一群破衣烂衫的小孩子和妇女们围上来，呆呆地





看着她娘儿俩。

一个穿青絲棉袄的三十来岁的妇女挤到前面来，  
問：

“你卖闺女啊？”

赵大娘忍着泪回了一句：

“俺卖。”

淑琴眼盯着这妇女，不作声。

“要多少錢？”

这下可为难了，一个亲生闺女值多少錢呢？孩子是娘身上掉下来的，无价宝！哪能卖？但是，現在非卖不行了。她寻思那药鋪掌柜說，一服药得六元，至少得三服药，那末，要她二十元吧。她就說了一句：

“要二十元。”

周围看热闹的人渐渐多了，那妇女說：

“要二十元？……唔，这丫头倒挺俊的，我家啥都不缺，就是缺丫头。……好吧，二十就二十，你上我家拿錢去。丫头，你跟我走吧！”

这妇女伸手就拉着淑琴，淑琴一躲，一把摟住媽的大腿，大哭起来：

“媽媽，媽媽，俺不卖，俺不卖啊！”

做媽媽的心象刀割似的，也忍不住掉下泪来。

旁边有个老头說：

“这是大衙門王科长的太太，你去了享福！”

这妇女一把拉住淑琴的胳膊，大声喊：

“走吧，上我家吃饺子去！”

淑琴直往妈妈的后面躲，一面喊：

“俺不吃，俺不吃，俺要妈！”

这时，人围着人的人群里，挤进一个小伙子来。这人高个儿，头戴柳条斗，上下穿着一身破烂的青布衣裤，也冻得直打哆嗦。他是新邱矿井下的采煤工，瞪着一双大眼睛，怒冲冲地向那妇女一拦，把她拉淑琴的手隔开了，高声说：

“慢点，大白天的，你抢人啊？”

这妇女脸一红。很不高兴，连嚷带比划地说：

“这是公平交易。我花钱，她卖，你管得着？”

这矿工，把大手掌一举，指着她的脸说：

“公平交易。说的好听！你值多少钱？”

旁边有人轻轻推了这妇女一把，说：

“王太太，这是特殊工人，走吧！”

这位做公平交易的王太太，一听说是特殊工人，吓的头也不抬，一撅屁股挤出了人群，走了。

这特殊工人就问赵大娘：

“你们是咋来的？”

赵大娘擦了擦眼泪说：

“俺是山东安邱县的，俺老家有日本兵，也有蒋介石的兵，这些牲口，白天是兵，黑夜就成了胡子，把

人綁了去要錢，沒有錢就殺頭。日本人殺人，蔣介石的人也殺人，把人头放在木籠里，挂到門口，院子里桌子上也供着人头。殺了還不行，有的活埋，有的剖肚子，肚腸五臟都露在外邊，把人吓死了。抓俺們窮人去當兵，不當兵也殺，窮人活不下去啊。後來李笑先把頭把俺們招來了，說到廠子里干活，生活挺好，吃大米白面，住洋房，點電燈。俺們一到這里，就往臥房一送，啥也不管了，吃的沒吃，燒的沒燒，活活坑死人！到現在，當家的挂不上號，病得起不了炕，俺把閨女賣了，給她爸抓几服葯救命，誰願意賣閨女啊？沒有辦法啊！”

這特殊工人，把牙一咬說：

“又是把頭胡弄來的！”

他轉過身去，對大伙說：

“弟兄們，大伙誰有錢，給她們几个吧，這是救命啊！”

他自个兒先從兜里掏出一張五毛的票子來，別的特殊工人和工人們，也先後拿出一毛或五分的，他一共湊了一元四毛五分錢，塞到淑琴的手里說：

“回去吧，別賣了。”

淑琴早不哭了，睜着两只又大又黑的眼珠子看着他，也不吭氣。她自從出生以來，還是第一次碰到這樣的好人。媽媽說，謝謝叔叔吧，她還沒有來得及說

話，一轉眼，那些叔叔們早已走遠了。

娘兒倆回到了臥房。趙良還是全身滾燙，水米不沾，迷迷糊糊地睡着。趙大娘一夜沒睡，時常起來听听老趙是不是還呼吸，生怕他悄悄地斷了氣。她尋思不吃藥救不了他的命，沒有錢不行，還得賣閨女去。第二天上午，她又帶着淑琴，從西走到東，媽媽拿根草，又插到淑琴的辮子里。淑琴瞅媽媽不注意的時候，偷偷把草拿下來扔了，問媽媽：“媽媽，今兒不賣俺了吧？”

媽媽又愁又心痛，說：“孩子，爸爸病得不行了，不賣咋整啊？”

淑琴不吭氣了，她尋思，反正到時候會有叔叔來的，她忍住肚子餓，兩隻眼珠子滴溜溜地轉，找昨天那個叔叔。

娘兒倆冒着北風走到南梁，挨門挨戶地在紅房子門前喊：

“誰買閨女？俺這閨女賣啊！”

有些小孩和婦女在後面跟着，噉噉噉噉地說：

“怪可憐的，這孩子多好！”

“這是什麼世道？賣親閨女！”

有個年輕媳婦，指着一座大紅磚房，跟趙大娘說，到那家去看看吧，興許會要呢。媽媽拉着淑琴走到那一座紅磚房門前，就喊：“誰買閨女啊？”

过了半天，門忽拉一下打开了，一个蓬头散发，烟容满面，脑門上拔了三个紫色的罐子印，嘴里镶满了金牙的妇女，嘴角衔着一枝香烟，身上穿了一件藍綢羊皮旗袍，懶洋洋地靠在門框上，帶死不活地問了一句：

“干什么的？”

赵大娘上去：

“俺家里穷，她爸病了，没办法，要卖闺女。”

那妇女斜楞着眼睛，拉长了花腔，說一声：“过来！”

媽媽把淑琴拉到她跟前，跟淑琴講叫她“太太”，淑琴看了她一眼，心里挺煩，脑袋一撥弄，連忙走回来。这妇女斜着眼看了看淑琴，抬起脑袋看看对面“大学眼药”的广告，眼眯縫了半天，才开了腔：

“我家里缺个丫头，……你这小人，小手小脚的不能干活，净吃饭！……老婆子，你这小丫头，卖多少钱？”

赵大娘看看这娘們，实在討厭，但一想到家里的病人，就顧不得順眼不順眼了。她寻思二十元怕不够买药，治不好病，看看这妇女实在下賤，她就說：

“我这丫头，卖五十元！”

那娘們一听說要五十元，两道描画的細眉一擡，

摆着鸭子步，上来右手一伸，啪的一声，往赵大娘左脸上就揍了一个耳光，并骂起来了：

“穷婆子，你穷疯了！一个臭丫头，卖五十元？一斤猪肉卖多少钱？你说，你这臭丫头能宰了吃，还是咋的？”

淑琴急忙退到妈妈身子后面，用白眼睛瞪着这妖精。妈妈手抚着有五道红印子、又痛又烧的脸，往后退，屈辱地说：

“你不买也别打人啊，你凭什么？……”

那娘们把烟头往地下一扔，唾沫四飞，象哭丧似地嚎起来：

“你他妈的，凭什么？就凭你讹人！你瞎了眼睛，不睁开眼来看看，讹到我身上来了！你给我滚，不滚，揍你王八犊子！”

那位带赵大娘来的年轻媳妇，急忙悄悄地说：

“你别卖了，你老回去吧。这是警备队李队长的家。你快走吧。”

赵大娘一手拉着闺女往回走，没有哭，她心里流着眼泪。这无形的眼泪流过她的心，也流过她的全身，一股愤怒和怨恨的情感聚积在她心上。小小的淑琴也没有哭，她不怕这臭娘们，她不时地回过头去，看着这妖精还站在门口，骂个不停。她心想，你这臭娘们，等我长大了，一定揍你个稀烂。你太欺侮人了。

这一天，姑娘又没有卖成。房子里很冷，铺没有铺的，盖没有盖的，靠孩子们要来的饭，也不够吃。老头已经八天没吃东西了，眼睛紧闭，人事不知，这怎么办呢？赵大娘苦熬了一宿，还是想不出办法来。第三天，她还是把淑琴梳梳洗洗，拉着她往阜新县城里走。走过大街时，转游了半天，没有买主。日本鬼子骑着大洋马过来了，走路的人赶忙往两边躲。娘儿俩走进大烟馆和妓院的门口，也给轟走了。她们好不容易走到阜新城里。这里有些商店闭着，一听说卖闺女，都摆手：

“走吧，这年头谁买这玩艺儿！”

在胡同里的一家门口，见到一位老大娘，唠了半天，见她们怪可怜的，老大娘就让她们进屋去，熬了小米粥，请她们喝了几碗。临走时，老大娘劝赵大娘说：

“大妹子啊，姑娘别卖了，若是卖到了人贩子手里，小姑娘可受罪啦，回去吧。”

娘儿俩谢了谢老大娘，出来了。不卖，老头的药钱咋来呢？赵大娘心里实在愁的慌。傍晚，她们又慢慢转游到东梁，只见一个大胖子，头戴狐皮帽，身穿狐皮袍，迎面走来，一见她们，打着哈哈说：

“哈，我说，你咋不上我家来呢？哈哈，你们娘儿俩在这大冷天转游些啥？”

这胖子是李德玉掌柜。十天前，赵大娘在他门口要饭，唠起嗑来的时候，才知道他也是山东老乡，他跟矿上的日本鬼子是好朋友，每月供他不少的黍米，在这里，他开了一个煎饼铺，正缺人手，那天李掌柜就问她：

“你能摊煎饼么？”

赵大娘在老家，就是有名的摊煎饼能手，她随即应了一声：“能。”

有现成的炉灶和黍米沫子，她上去摊了二十张煎饼，摊的又薄又匀，李掌柜盯着她的手看了一会儿说：

“中，你明天来上班，工钱往后再说。”

第二天，赵大娘再去找他时，在这人地两生的地方，再也找不到这家小铺了，这事也就算拉倒了。没想到，在这北风怒号的红房子旁边，又碰上这个胖掌柜的。赵大娘上去说：

“李掌柜，俺当家有病，俺把这闺女卖给你，你给二十元，给她爸治病。”

李掌柜眯着眼瞅了瞅淑琴，笑嘻嘻说：

“哈，这丫头可怪俊的，老赵家的，俺是单身汉，哈哈，别说儿子，连孙子也耽误了，要个小丫头干啥？哈，跟你明说吧，现在卖煎饼可快，明天，你来不来吧？”



赵大娘愁的没有办法。她看看闺女，淑琴怕胖子打人，躲到妈的后面去了。她再想想老头的病，再不能拖了，就说：

“李掌柜，你发善心，做好事吧，借俺二十元，给她爸治病，病好了，俺给你摊煎饼，她爸也给你白拉磨，不要钱，这是你积德！”

李掌柜从头到脚把赵大娘又看了一遍，把脸一卜楞，寻思了半天，又打着哈哈说：

“哈哈，积德？好说，俺今世不修修来世，哈，来世来个妻妾满堂。俺把话说在前面，你明天来干活，白天黑夜摊四斗粮的煎饼，你当家的活了，可得给我干活，不要没有良心！”

赵大娘心里充满着希望和痛苦，一口答应下来：

“俺当家的好了，保管给你白干活，不要钱。”

李掌柜满面红光，又轻飘飘地追问了一句：

“你当家的好不了呢？”

赵大娘的心窝里象挨了一刀似的，痛的不行，她随即下了狠心，清清楚楚地说：

“他好不了，俺给你白干活！”

李掌柜又笑嘻嘻地说：

“谅你也跑不了！”

他掏出皮夹子来，点出四张票子，递给她：

“这二十元是救命钱，只有俺姓李的才干这样好

事，明天你一早来上班！”

李掌柜双手攏在袖子里，晃晃蕩蕩地走了。看他走远了，赵大娘叹了一口气，身子一歪，坐到地上了。她心里明明白白，这是卖身錢。病还没治，闺女没卖掉，倒把老头卖了！今后的日子可咋过啊？

淑琴看看再没有卖她，她在后面搂着媽媽的肩膀，問：

“媽媽，媽媽，有錢了，不卖俺了吧？”

孩子，你才五岁，你太小了，你咋懂得鬼子和狗腿子的坏？你咋懂得你爸爸和媽媽的苦楚？你爸爸要是好不了，咱們咋活下去？……媽媽默默地看着淑琴，两行清泪无声地流下来。淑琴一看媽媽哭了，就用自个的破袖子給媽媽擦眼泪，怯生生地說：

“媽媽，媽媽，別哭，俺听話。”

媽媽把淑琴搂在怀里，亲着孩子，一面說：

“媽媽不哭，媽媽不哭，淑琴是好孩子，不卖了。俺們把爸爸救活，保管救活！”

赵大娘很困难地站了起来，拖着一双沉重的脚，在寒冷的傍晚里，慢慢走着。她从淑琴的头上，拿下那根悄悄插上去的草，拉着小小的沒有卖掉的闺女，走回趴趴房来。……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 漁人泪

崔 琪

## 引 子

来到獐子人民公社之后，我先去訪問在旧社会受漁霸欺压深重的四十三岁的漁工，省劳动模范，远洋捕捞队长——刘悦荣同志。

他家住在島子的东村，現在叫“东獐子”。这里三百多户人家。解放前，仅在这不到二里寬的沟帮里，就有三家大“供主”（即漁霸）吞噬着这里漁工的血和肉。远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关东州”之后，这里百分之七十——八十的漁民就在日本豢养下的地主、漁霸、伪会长、甲长、汉奸警察的船上服劳役。用漁工的話說，就是过着“身底鋪海身上盖浪”的飢寒交迫的生活。漁民的脊梁压弯了，眼睛熬紅了，可还是欠下还不清的“閻王債”，由老輩傳給小輩，小輩再傳給下一代。就这样一代傳一代，祖傳父、父傳子、子傳孙地象一条鎖鏈，紧紧鎖着世世代代漁民的命运。

刘悦荣一談起过去悲惨的生活时，他感情激动地說：“是共产党毛主席救了咱穷苦漁民的命！旧社会

逼咱漁民死，新社会讓咱过幸福生活，这苦和甜咱永远記在心里头啊！”

下面，便是他对那万恶的旧社会的控訴。

## 背 債

我小时候听爸爸講过，老一輩是从山东逃难到这島上来的。据說，祖父那时是替曾祖給蔡家开设的“义順号”商号还債，但一直也沒还清。

蔡人欽，人称蔡大麻子，他支撑家业的时候，比他父亲更是阴狠毒辣。我祖父不但未还清債務，反而被蔡大麻子的鉄算盘一扒拉，利作本，本滚利，旧債压新債，把我爹弟兄四个全年的工錢搭进去不算，还叫全家五个人再干一年，才算还清債務。祖父为此得了一场病死去了。

祖父在临死前，把我爹弟兄四个叫到眼前，两只眼睛满含着泪水說：

“欠下蔡‘閻王’这笔債，我还一輩子也沒还清啊！你們哥儿几个不能再叫这笔追命的債給压住啦！咱們可得有穷志气！”

祖父說完，眼泪再不流了，嘴唇抖动几下，干咳两声死去了。

蔡大麻子聞知祖父死去的消息，馬上派漁霸王子順来到我們家催債，他假惺惺地对爹說：

“我是为你们弟兄着想啊，谁叫老人没能耐，拉下这笔饥荒呢，俗语说：‘父债子还’，你们替老人还清债务也是尽了孝道。再说，你们弟兄四个趁老人‘升天’时节，把家一分，兄弟们住的五间房子，一条破船一折腾，如果乐意用实物顶债也可，不乐意就变成现大洋还柜上也行。下剩多少，每人分担个三头五百的债，给‘供主’家船上干个一年半载的也就还清了。”

渔霸的花花道真够毒辣的，他们说得到就做得出。

一天早晨，王子顺手持木棒走进我家，横眉竖眼地喊道：

“今天再不搬家，我叫伙计来刨你们的炕，到那时候可别说俺姓王的不开面，君子把话说在前头。”

俺爹是个老实人，浑身哆嗦起来，走到王子顺跟前哀求道：“你叫俺一家老小搬到哪里去住啊？山是你们的，海是你们的，到哪落脚，也得‘供主’落个话才行啊！”

“你这还倒打一耙！”王子顺怒气冲冲，没容分说，闯进屋里就往外扔东西。

狼安下吃羊的心，怎么也躲不出它的嘴，一家三十多口人就这样被撵出门去。妈妈拉着兄弟姊妹，爸爸扛着大包小包，伯父伯母拎起破盆破罐，一个跟着一个走出自家的大门。妈妈流下眼泪，爸爸流下眼泪，伯父、伯母也哭成个泪人似的。一家老小怎能舍

得离开这块土地呢，五间房子，还有房前房后的几棵杏树呢。妈妈的脚软了，爸爸、伯父再也挪不动脚步了。好半天，一家人还没挪出一丈远。妈妈撒开孩子们的手，回过头望着住惯了的五间房，泪水刷刷地流下来。伯母走过来拉起妈妈，就这样一个拉一个，一个搀一个地慢慢朝海滩上走去。



天寒地冻，海边上的凉风，好象专冲穷人作对似

的，吹到身上格外刺骨。一家三十多口人，身上沒挂一絲棉，這破衣爛衫怎能遮住大北風呢！

一家三十多口人，象失群的雁一樣，無處安身，無處投奔。海是漁霸的，山是地主的。爸爸領着我們坐在只能看上一眼的小舢舨旁邊。伯父坐下了，伯母坐下了，兄弟姊妹也坐下了。全家唯一的命根子——舢舨，眼下它也不歸劉家所有了。

爸爸手摸着船幫，好象自言自語，但又好似告訴大家：“最後一次看看咱家這條船吧。”這句話比刀尖刺心都厲害，一家老小泣不成聲。

媽媽冷了站起來，拎起包袱就往船艙里扔。爸爸一把攔住了，說：“房子和船都替咱爹頂了債，船里也不允許咱窮人住啊！”

“咱們怎麼活下去？……”

媽媽的話音還沒落，王子順大步流星地趕過來，手里招着賬本，沖爹說：

“房子和船頂還一半，剩下一千二百元，你們弟兄每人攤三百元。要是沒現錢，就到船上干活去吧，一年還不清，二年。”他說着拿出四張條子遞到爹的手中，轉身走去。

這筆債象一把長鎖，鎖着全家三十多口人的生命，往哪里走啊！天下烏鴉一般黑，想在這個島子上活命，就得到漁霸船上干活。

## 討 飯

我漸漸地懂事了。爹自从把那張“賣身契”收下之后，又回到漁霸船上服役去了。三百元的“閻王債”多咱能还清啊？爹心里沒底，媽媽更沒底。

日子总得过下去。媽媽去亲戚家借来一块雨布，領着我們姊妹弟兄到沟里，找个阳坡地搭起一間半小土屋住下了。

一天，爸爸来到家里，我們都赤身露体地圍坐在炕上，臉色冻得发青，上下牙“咯咯”地打顫。一見爸爸走进屋，真把我們高兴得跳起来。三人一下扑到爸爸的怀里，弟弟要饅饅，妹妹要飯吃，我总比弟弟懂点事，只朝爸爸要野菜吃。爸爸冷冷对我說：

“孩子，地是地主家的，不許咱穷人去挖呀！”

爸爸見我們象刚出壳的小燕子，伸出头要吃要喝，一把把我弟弟妹妹摟在一起，又一个个按在炕上，脫下貼肉穿的棉背心，給弟弟盖在身上了。

爸爸称心地笑了笑，問弟弟：“暖和吧？”

弟弟咧开小嘴，甜甜地說：“真暖和，爸爸再給俺做一件好不？”

爸爸的臉馬上沉下来：“孩子有能耐长大自己做，爸爸半輩子沒穿过新衣服。”

媽媽站在門旁听得清清楚楚，堵了爸爸一句：



“你可不能把話說这么絕呀！咱們穷人总会有見天日的时候。”

風吹得破窗紙嗚嗚的响。爸爸从地上找出一块破麻袋片，走到弟弟跟前抖了抖，給弟弟盖在身上，随后伸手又去拎那件棉背心，可是爸爸拎了几下沒有拎动。按爸爸的力气，一下子就能拽出来的。可是看爸爸費了很大的力气也沒拎动，最后又平平展展地盖在弟弟身上了。

爸爸含着眼泪走出了門。媽媽非叫爸爸把背心帶走不可。

“咱們穷人心是热的，不怕冻啊！”爸爸回轉头又囑咐一句：“我这次出海打冬魚得些日子才能回来，你跟仓子（我的乳名）領家过日子吧！眼下两手攥空拳，只留下这条背心来暖暖儿女們的心吧！”

爸爸走后，媽媽不敢当我們面哭，多少眼泪含在眼里，咽在肚里。可我不能讓媽媽成天哭着出去要飯，我把爸爸临走时候說的話記得清清楚楚：叫我跟媽媽領家过日子。八岁的孩子在富人家來說，还在娘怀里玩耍呢，可我要領着姊妹五个度过年关。怎么过呢？只有討着吃。我打好主意去跟媽媽說了。媽媽一听，朝我上下打量了一下，沒有放声。我理直气壮地說：

“爸爸說俺能行嘛！”

“看你赤身露体样，怎么出得門？”

我这才知道媽媽的意思。就在当天晚上，媽媽用块麻袋片給我縫成个褲子，把棉背心又接起一双袖子，总算能挡风遮体同媽媽出去討飯了。

第二天早晨，媽媽遞給我一根槐树棍，囑咐說：“孩子，要紧紧攥住它，年根底下富人家的狗都撒开啦，见了狗只能靠，千万打不得呀！惹翻人家的狗，咱們就得蹲監獄！”

我沒吱声，心里不服勁，可沒敢当媽媽表示。我拎起小桶跟在媽媽后边走下坡来。

媽媽深怕我惹出乱子，一路上总是絮絮叨叨說个沒完沒了：“咱們穷人脑壳子薄，惹不起还躲不起嗎？”

我忍住性子沒有反駁媽媽的話，可心里实在不服勁。

島子上許多戶人家跟我們一样，被債压得連气都喘不出来。只有漁霸家貼紅挂綠，上香摆供，杀猪宰羊，蒸饅饅包餃子的。媽媽告訴我：

“咱們別去找穷人家的麻煩，看誰杀猪宰羊就进誰家去。”

我听从媽媽的話，便走到一家四合院套門前，瓦門樓，一道道石阶鋪到門里，影壁墙上貼着斗大的朱紅福字。我一步跨了进去。这时从正房里走出一个

人，身高体胖，脸色白中透青，胖胖得怕人。这就是蔡大麻子。他见我穿的破衣烂衫，手拎着要饭桶，把两只金鱼眼珠翻了翻，怒冲冲朝我走来。两只手掌心向外一劲摆动，嘴里象念咒语似的：“滚出去！”连连喊了好几句。我明白他的意思，可我装作不懂，眼睛瞧也没瞧，没答理他。事有凑巧，他正摆手轟我之间，东村渔霸石宝山和他老婆走了进来，手里拎着大果包小果匣的各样年礼。渔霸蔡大麻子趁势将手又猛力向高处举了举，脸上转怒为喜，朝他们作了个摆手迎客的姿态。

“真灵！真巧！我躺在炕上抽大烟，一时耳鸣眼跳，猜想一定会有贵客上门。失迎失迎！”说着走进屋去了。

我站在那里没动弹，知道富人们都有假相，有“贵客”上门的时候，才这样做的。我正向偏房走去，忽然从正房里边蹿出两条灰狼狗，张牙舞爪地朝我扑来。蔡大麻子站在门里“咄”的一声，这两条狗一前一后围住我，一条狗咬住左腿肚子，另一条狗咬住右衣袖把我拽倒了。我连喊带叫地和狗撕打时，妈妈一下扑到我身上。两条狗又朝妈妈扑去。我挣扎着爬起来，举起木棍朝狗打去。蔡大麻子见我打狗，连喊两声“唻唻”，两条狗摇头摆尾地跑到他的脚前打个滚趴下了。蔡大麻子一边用手拍着狗，一边“嘿

嘿”地笑了一陣，然後對石寶山夫婦夸耀地說：

“這兩條狗訓練得差不多了，見了要飯花子保准能撕倒下，咱們養狗總比養要飯花子強啊。”說着兩個人又捧腹大笑起來。

我真想闖進屋把他們宰了才解心頭之恨。富人的心是黑的真不假。我把媽媽摟扶起來，朝他們猛踹一脚，心里想：有朝一日，讓你們這幫傢伙死無葬身之地。天下窮人多，富人少，總有一天世道會變，來個大翻個。

我扶着媽媽走出了門，來到一塊平板石上坐下。這時我一看左腿肚子被咬出個血洞，流出黑紫血。媽媽哭着從衣底襟扯下一條布，把傷口緊緊包了包，然後媽媽摟着我，我扶着媽媽朝家走去。

## 過 年

臘月三十這天，媽媽叫我在家養傷，她到親戚家總算要來一條咸魚和十個饅饅。她把魚切成十塊，同饅饅一齊放在鍋里蒸了蒸，鍋里又煮點熱湯，讓我們幾個坐在炕當央，每人分兩塊魚，兩個饅饅，一碗熱湯。她却坐在炕沿邊光喝熱湯。姐姐一看把東西都分淨了，忙遞給媽媽一個饅饅，我也遞給一個。媽媽瞅着饅饅眼淚流了下來，把兩個饅饅送到嘴邊，用舌頭舔了一下，又給了我們。

热湯填不飽餓肚腸啊！媽媽放下碗，轉身走出屋，坐在門前的石頭上，兩隻眼睛死盯住大海，象從翻滾的波濤中尋找什麼東西似的。媽媽的眼淚濕透了前衣襟。我一下扑到媽媽的懷裡，說：

“媽媽別傷心！俺去給你吃的去。”

媽媽听我要去給吃的，就兩手緊緊把我抱住，一滴滴眼淚落到我的頭頂上，比一顆顆的石頭砸得還痛啊！媽媽聲音顫抖地說：

“孩子！你不能出去，打三十晚到年初五，是富人家行酒作樂的日子，窮人上門，說沖走富人的風水。千萬去不得！”

“不管富人多麼狠毒，咱窮人不听那個邪！”

媽媽又緊緊攥住我的手，生怕我跑了似的，哄我說：“進屋去，咱們窮人也得好好過過三十晚上，富人迎財神，咱們送窮神，你說好不好？”

媽媽進屋從破木匣里拿出一張紙條。我楞住了。

“媽媽！這是啥神呀？”

“是欠‘供主’家的債神，它在家，咱就窮，送走就好了。”媽媽一句一頓地解釋，“把它燒了，咱們就等於還清了債。”

“那‘供主’再要錢咋辦？”

媽媽唉聲嘆氣地說：“有它也得還，無它也得還，窮人多咱也沒有憑証啊！孩子，你們還不懂，長

大就会知道啦！”

媽媽走出門，朝南作了个揖，随后跪下嘴里还叨念：“仓子他爹啊！你是在南海，还是在西海，身上没有棉衣，你能挺得住嗎？小心风浪啊！多加小心……”媽媽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低。又隔了一会，媽媽划了一根火柴把条子烧了。

我問媽媽：“这回富人不再欺侮咱們穷人了，不逼俺爹啦？”

“总会有一天，”媽媽臉上显出一点笑容，“那时候，把‘供主’的心扒出来看看，是人心还是狼心。”

外边的鞭炮一連串地响起来，震得满沟山响。媽媽不叫我們出去看，把我們一个个都按倒在炕上。屋子里黑洞洞的，全家六口人脚頂脚躺下，一条破被盖在全家人身上。媽媽用身子暖睡了妹妹，又过来暖睡了弟弟。媽媽一宿沒合眼，一直坐到天亮。

大年初一早晨，沒有告訴媽媽，我一跌一拐地向西村走去。我想去碰碰这些狗娘养的漁霸們，叫他們来个不吉利。再說，媽媽昨晚沒吃飯，大年初一，一家六口人沒个压口飯咋办。

我背着一条破口袋，右手拎小鉄桶，走进石常更的家門。漁霸石常更依仗他是伪副村长，自家养了三条船，另外用高利貸給漁民十几条船，来剝削貧苦的

漁民。

他一見我進門，那副煞神臉皺了皺，拎起根大木棒惡狠狠地朝我打來：“打你個狗娘養的喪門神，快滾出去。”

我早有防備，一躲閃，“啪”地一下打在石階上，登時木棒折成兩截。他真急眼了，踉踉蹌蹌衝到我眼前，一把搶下口袋，順牆拋了出去，隨後踢了我幾腳。便命令管賬先生把我攆出去。

我沒等他們攆，轉身出門揀起口袋，便坐在一塊石頭上。我本想再逗弄逗弄他，管他是閻王、狗王的，他也是人，我也是人，能把我怎樣。我站起身向前挪了一步，看管賬先生“匡當”一下把大門門插上了。

這時只好再到另一家去討要。西村百十戶人家的命都在漁霸、艇主、漢奸走狗的手心裡攥着，都是無吃少穿。到誰家去要呢？正在為難的時候，我叔叔來了。他說：“咱給你們留了點吃的，你去裝回吧，能夠吃到破五（即初五），吃沒了再來拿吧！”

总算一家得了救，拿回去的饑饉，一省再省，吃到初四就再沒吃的了。

## 還 債

我十三歲那年，蔡大麻子看爸爸欠債總也還不上，於是轉給了“蚨聚隆”的大掌櫃石寶山的手裡。

石宝山能同意爹来他船上服役也有他的打算。一則是蔡大麻子勢力大，不得不答應轉這份債。另外，從那次我到蔡家討飯，他看我漸漸長大，也能給他服勞役了。所以在第二年春天，我就到他們船上干活去了。

石宝山剝削漁工的道眼更是五花八門。他答應一年給二十元勞金錢。不給現錢，用“抬”二石苞米來頂工錢。冬季“抬”的苞米，划夏季的價錢，大斗進小斗出，到年底一算，二石划作四石的價。

一年年底，我同爸爸走進賬房，管賬先生打開賬簿，手把着算盤嘩啦嘩啦扒拉一陣，然後舉到爸爸眼前。爸爸早就看慣了管賬先生的舉動，也聽慣算盤子的響動，早知道領不出分文錢來。這時管賬先生警告地說：

“苞米扣去二十元，二石苞米利息和本，再加你兒子使壞了二件網具，統共欠五十元。”

我一听可真火了：“你們咋算的賬？米價那麼高，利又那樣大，網具是破的不禁使喚，怎能叫漁工攤份子錢？”

他張口結舌地支吾了半天才回答：“這是大掌櫃叫我這樣下賬的，你去問他好了。”

爸爸忍氣吞聲地把我拽到牆角邊，低聲說：“倉子！咱們認了吧，你再爭個一溜十三遭，人家該給你咋落賬，就得咋落賬，爭也白搭啊！”



我在石宝山家干了几年，不但沒有替爸爸还上債，反倒把我欠的也加上了。越积越多，越压越沉。我一气辞了活，到漁霸刘仁柱家的船上跑远洋。他每年給三十元，这比在石宝山船上多挣十元。哪想到，真是天下烏鴉一样黑，他同样用“抬粮”的办法来剝削漁工。到年底一算賬，又欠了他几十元。我又提出辞活，刘仁柱眼皮一翻計上心来，他誣賴我偷他船上的雨衣。于是当天到我家翻个底朝上，最后把炕洞子給刨开了。媽媽哀求說：

“行好积德，寬容咱穷人住这間半房子吧！我叫儿子还回到你船上就是了。”

我真气炸了肺，拎鎚头朝刘仁柱的头顶上打去。媽媽手急眼快，猛力把我推了个趔趄，一把搶下鎚头，轉身跪在他的脚前哭着向他求饒。刘仁柱不但沒理，趁势夺过鎚头，将炕一連刨了几个大窟窿，嘴里罵道：

“我叫你們穷人无藏身之地，快給我滚出去。再不走，我把門窗釘死，叫你們饿死在这里。”

我一看实在无法再住下去了，就領着全家到刘錫霞家借了一鋪炕住下了。

## 幸 福

一九四五年，共产党来了，漁民得到解放。經過

一年多的反漁霸的斗争，漁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可是当时的解放战争，正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漁霸又活动起来了。漁民出海净在国民党统治区捕捞。有一次我領船到西島打魚，遇上国民党的飞机扫射，我腿肚子被子彈打伤了。当时幸亏解放军来船急救，把我送到后方医院治了两个多月。在临出院的前一天，医院首长来慰问，我忙問需要多少医药费，当时我心想不得花多少錢呢。

他笑着对我說：“我們不收你的錢，咱們打仗就是为了救穷苦大众翻身过好日子哩！等你回到島上和穷苦漁民积极参加斗‘供主’就行哩！”

晚上首长又来了，跟我談了許多漁民为什么受压迫，共产党、毛主席来了給穷人撑腰、做主，……毛主席领导穷人打天下，为的推翻压在穷人头上的三座大山等道理。最后他問我：“你願意不願意做个八路军呢？”

我憋了半天才回答：“俺一点文化都沒有，祖輩受苦，能行嗎？”

“穷苦人尝过受压迫的滋味，阶级觉悟提高的快，真心实意拥护党，就可以参加自己队伍。”他亲热地拉起我的手，又說：“你回去找島上的工作队，先参加反漁霸的斗争。”

那天晚上和首长談过話之后，我眼睛亮了，渾身

增加了不少力量。这一宿没有合上眼睛，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岛上，把那些伪会长、甲长、渔霸、地主、汉奸、警察们一拳打死。我的急躁性子，首长送我上船的时候已经看出来。他说：

“你斗渔霸的劲头挺足，这是好的，可是打倒反动阶级，斗争是复杂的，不是三拳两脚，一口气，骂几句能够打倒的，必须把所有受压迫的穷苦渔民发动起来，联合起来，组织起来，既有勇又有谋，能注意这一点，我们就会胜利，渔霸、地主就会打倒。你懂吗？”

回岛之后，我把首长的话，挨家挨户地告诉给穷苦渔民。当天晚上，我到工作队找孔范云队长，向他作了汇报，最后要求参加反渔霸的斗争。

刘悦荣同志一九五〇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时时记住过去的苦。用他的话说：“咱们穷苦渔民过去过着铺海盖浪的苦生活，今天有新房住，有新衣穿，不容易啊。办社、领队、治家也是一样，得拿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呀！忘了本可不行。”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于獐子岛

## 五块大洋

尚 文 清 口述  
沈静、吴克华、任奇 整理

每当我早晨洗完脸，对着镜子梳理头发，透过发丝，看到那九颗戒疤的时候，我心里就上下翻腾，想起了二十多年前，我家因借地主五块大洋，而被逼得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

我的老家在四川省遂宁县石洞场。一家人住在石洞场旁边一个桥洞下，靠给别人当长工过活。爷爷从八岁起就给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大地主廖子章当长工。有一年，奶奶患重病，危在旦夕，爷爷向廖子章借了五块大洋，想给奶奶看病。奶奶的病没治好，她死去了，可这五块大洋，却利上滚利，成了我家世代偿还不清的债！爷爷脸朝黄土背朝天，整整给廖家干了四十年，直到六十岁断气那天，这笔债不但没还清，倒是越还越多。地主竟然说：“尚家还欠大洋一百五十块！”爷爷死了，从小在廖家放牛、打杂的爹爹接着给廖家扛长活。可怜他吃的是残汤剩饭，睡的是牛棚、草窝，一年到头在水田里跟稀泥打交道。夏天，火热的太阳烤得身上冒油；冬天踩着冰碴犁田，冷彻骨髓。日子一久，爹得了严重风湿病。地主见爹

什么也不能干了，就一脚踢出，說：“回去养好病再来吧！”

养病？拿什么养！家里連做口稀飯的米粒也沒有。爹回到家来，四肢瘫痪，終日卧床不起。我这时刚六岁。一家四口人，全靠媽給人家做点零活、十岁的姐姐拾些柴卖錢来維持。两年以后，爹的病稍好了些，能起来走路了。看到一家人沒吃沒喝，老婆、孩子成天还要为自己操劳，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也勉强和我們一起上山去打柴，挑柴上街卖。有一天，爹在街上卖了柴，正从买主手里接过几个銅板的时候，被廖家的家丁看見了。他們上前說：“姓尚的，生意不錯啊！賺了一笔大錢吧？大爷說：要是你拿得出手，就早点把賬还了，免得一拖再拖，对两家都不好。”爹沒好气地說：“我爹干了四十年，我又干了三十多年，廖家分文沒給，賬沒还了，反而越来越多，这是什么狗屁賬！”狗腿子說：“那是有賬为凭的呀。你給大爷干活，这是还利，可是五块大洋的本一直沒还呢。一年沒还本，利息是三块大洋，几十年的利息加起来，該多少，你心里也是有数的，如今的銀洋又这样貴！这样吧，你去当着大爷对一下吧！”那帮家伙，不容分說，連推帶搡，硬把爹弄到廖家去了。

爹一去就被扣下了。地主的算盘珠顆顆都沾满穷

人的血泪。廖子章见爹多病体弱下不得田，就把他弄到面房里去推磨。一个病人哪能干得了这样重的活！爹经常晕倒在地上。有一次，晕倒在磨盘上人事不省。地主的大儿子看见骂道：“你这老狗，装死！”上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爹倒在地上，口吐鲜血，一动也不动，已经死了！可是廖子章的大儿子还在破口大骂：

“你他妈还不起来给我干活？”说罢，拿了一根手腕粗的锄把照准爹的肋骨又是几下。可怜的爹爹呀，就这样含冤而死！他临死也没有跟自己的妻子、儿女见一面，他是不会瞑目的呀！

我们家离廖家有三十多里远，爹死后第三天，还是廖家一个姓袁的放牛娃来告诉，我们才知道。听到爹死的消息，一家人悲恸万分。等妈妈和二姨父连夜跑到廖家，人已埋了，埋在一个乱竹林里。刨出后，只见爹身上席子都没裹一领，还是那件破烂单衣，遍体鳞伤，妈哭得死去活来。爹死得好苦好冤呀！可是，那阵的衙门是替有钱人办事的，你穷人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妈也只好含冤和二姨父一起编了个简易的席子，把爹裹好，重新埋葬了。

爹被活活整死了，冤屈无处伸，可是，那阎王债，还照旧逼上门来。一天，廖子章派来几个家丁向妈说：“你男人死了，可账还没有还清，为你两个孩子着想，不要把账留给他们，你还是去顶账吧！活不重，做

飯、喂豬、掃地，蠻輕巧。”媽一聽，心都炸了：丈夫才死，兒女又沒成人，這不是活活要逼死人嗎？她滿腔怒火，按捺不住，說：“廖子章逼死了我的公公，害死了我的男人，又要來逼我。你們把我家抄了吧！要人，沒有，要命，有一條。”一個狗腿子氣勢汹汹地說：“你这个婆娘倒他媽厉害。老实告訴你，好說，好走；歹說，就綁着走。自古以來，借賬還賬；还不起就頂賬。你賴什麼？”狗腿子把媽团团圍住，看樣子他們是要強拉媽去頂賬。媽緊緊抱住我和姐姐，哭喊着，咒罵着，就是不走。在場的窮哥弟兄，也憤憤不平。那幫狗腿子看勢不妙，也不敢就下手拉媽。一個家伙假惺惺地說：“尚大嫂，不去人，怕是辦不到的。我倒有個兩全其美的法子，叫你女兒去。一來可以頂賬；二來也給你減少些牽累，你可以在家好好照管你兒子。”

媽看看身體瘦弱的姐姐，眼淚橫流，她怎能讓自己的親骨肉去受那罪呢！抹了抹眼淚，松開放在我們肩上的手，說：“孩子，這是什麼世道！窮人有理說不清。為了還那無頭債，媽只好去了。”媽說到這里，嗓子發哽，再也說不下去。姐姐說：“媽，就讓我去吧！你走了，弟弟……”姐姐撲倒在媽身上，泣不成聲。媽說：“孩子，你還小，不能去，還是媽去。你在家好好照看弟弟。出去要飯小心別叫狗咬着。”



我見媽真的要走，抱着媽的腿直搖晃：“媽，你不能走，不能走啊！”媽抱着我，撫摩着我的額頭，顆顆淚珠滴在我的臉上。她泣不成聲地說：“兒子，乖，跟着姐姐，過幾天，媽就回來看你！”一個狗腿子有些不耐煩了：“窮他媽親熱，老子的腿都站麻了。快走！”媽臨走又對我們說：“抽空多到山上割點葦草，媽以後回來打成蓑衣，好過冬。”

媽走了。老人家一步一回頭，老遠老遠還回過頭來看我們。我和姐姐哭着跳着，好久好久還站在橋頭，喊着媽媽！

到了廖家，就是進了閻王殿。媽給廖家做飯，喂



猪，洗衣，扫地，割猪草、牛草，什么都干，受尽了煎熬。一九四一年五月的一天，媽去堰塘沟洗猪草，晕倒在塘里，幸亏被人救了起来。可是，廖子章硬說媽是故意寻死，想誣賴他，就把媽反手吊起，用刺条抽打，衣服撕破了，身上打烂了，鮮血流了一地，吊了一个晚上，媽成了殘廢。最后，象爹一样，慘死在磨房！

媽死以后，灾难落在十四岁的姐姐头上：她又被搶去頂賬。我那可怜的姐姐，一去就沒了音訊，直到如今，也不知下落。

好黑暗的旧社会呀，好奸詐、毒辣的地主呀！仅仅五块大洋，逼死了我的爷爷，打死了我的爹、我的媽，弄得我們家破人亡！姐姐被抓去了，留下我孤单一人，只好四处奔波，挨門乞討。吃的是殘湯剩飯，睡的是桥下草窩。冬天穿蓑衣，夏天光着腩。有一次，我在一个大院門口要飯，突然跑出一条大黃狗，呲牙咧嘴，一口咬住了我的大腿。我直喊叫救命，站在上屋的地主一家哈哈大笑，瞅着不理。还是一个长工模样的人救了我。……这样的生活，怎么能熬得下去？我找到了二姨父。二姨父看我头发散乱，面黃肌瘦，含着泪花，无限伤心地說：“孩子，不是我心毒不管你，实在是沒法子。我拉扯七、八口人，也是沒吃、沒喝，姨父今天活着，說不定明天就見閻王啦！姨父

給你出個主意，這附近有個三溪寺，到那裏當和尚去吧！”我不答應。我說寧願去給人家放牛也不當和尚。姨父說：“放牛？你沒看到你爹媽的結局！不當和尚還有什麼別的出路？去吧！”

唉，天地如此廣闊，就是沒有我尚文清立足之地！我飽含冤仇，拖着千斤重的步子，拄着打狗棍，提上殘存的半個砂鍋，告別了姨父，向三溪寺走去，出家為僧！

我當了和尚。換了一身灰色長袍，法號“地朗”。我滿以為從此能生活得好一些，可哪曉得，那廟里也是人吃人的地方。十幾個老和尚，吃得肥頭大耳，口里是大慈大悲，阿彌陀佛，做的卻盡是些見不得人的勾當！一樣的招佃戶，一樣的放高利貸，一樣的敲剝窮人！屁事不做，全靠我們幾個小和尚去養活他們。我們成天放牛、喂豬、耕作、打柴，稍有不好，開口就罵，動手就打，百般欺凌。吃的是地瓜面糊糊，一天兩頓，還沒多的。常常半夜起來砍芭蕉葉，然後放在鍋里煮了喂牛。睡眠不足，白天非常疲憊。有一次，我煮牛飼料，沒煮得很熟，師爺看了對我說：“半生不熟，牛怎麼吃？重煮！”我說了一句：“煨煨就行了。”師爺大怒，說我犯了佛規，冒犯了他，集合了全廟和尚，把我弄在“祖堂”，叫我跪在佛象面前，當眾痛打了一頓。啊！原來菩薩也

好，神灵也好，对我们穷人都是不留情的。我时刻都想离开那鬼门关。一九四二年，正是我十四岁的时候，老和尚为了长期欺骗我，愚弄我，做他们的奴隶，把我带到成都宝光寺受了戒。如今头上的戒疤犹存。按照出家人的说法，一受了戒就再不能成为“凡人”，必须终身剃发为僧！这就是说，要我终身给他们当奴隶！可是，这奴隶的生活实在不能忍受。我不管什么“佛法”，逃跑了。

可是，天下之大，硬是没我的存身之所。我出了火坑，又进虎口。离开了三溪寺，又给一家地主扛活。一九四七年冬天，犁完田返家时，路遇国民党独立十七师，又被抓去当了兵。进了国民党部队，犹如进了人间地狱。有一次跳木马，我人小跳不过去，连长拦腰给了一棒子，痛得我滚在地上直叫唤！狗排长看见，跑来又是两脚。还有一次出操，打了个呵欠，班长罚我在太阳下跑了四个小时，头上的汗水直往下落。……天哪天！我尚文清三代为奴，受尽了折磨，要到什么地方才有光明？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见青天？

这天终于到了。一九四八年十月我被解放了，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共产党、毛主席救了我。我见到了光明，我见到了青天！

我被分配到西北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一营二连当战士。从此我过着全新的生活，尝到从来没有尝过

的甜蜜，得到了从来不敢想望的幸福。人民的军队里充满了温暖和友爱。大家给我衣服、鞋袜、挂包、皮带；指导员高廷祖见我人小，又让我在连部当通讯员，待我亲如兄弟。两个军队两个天地，两个世界两种生活。我激动得不止一次流下了热泪。在忆苦运动中，许多人跟我一样痛哭流涕地谈了自己的身世，控诉了吃人的旧社会，我才懂得了原来我们都是阶级兄弟。我立誓要勇敢杀敌，报阶级之仇，泄阶级之恨。一九四九年七月在陕西罗局一仗，我凭着人民战士的勇敢、机智，和炊事班长一起，趁胡宗南部队在我军追击下狼狈溃逃时，俘虏了敌人二十多名。党又逐渐教育我懂得了要想求得自己的解放，就必须先求得阶级的解放、全人类的解放。在党的教育下，我的觉悟提高了，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了班长。全国胜利后，党和上级为了培养我，送我进步兵学校学习。现在我已是人民解放军的连长。旧社会五块大洋毁了我的家，如今党又帮我成了一个家，我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过去，我做梦也没想到，一个剃发为僧的人，还能有今天呀！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怎不叫人从肺腑里感谢党和毛主席呢！我决心把毕生精力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将革命进行到底！

# 奴隶家史

晓 凡

## 引 子

三十九岁的朝伦包老，不知道自己的“原籍”在什么地方。他只听爹爹讲过，他们的祖先，原住在内蒙古境内。不知是在哪一辈上，被东家当做商品，卖到了现在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二郎庙一带。太祖叫什么名字？曾祖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不独他不知道，就连他的父亲也不知道——在那时，很多奴隶从生到死，都没有自己的名字呀！但是，朝伦包老却知道一代代祖先的共同名字，那就是：“包勒”（奴隶）！

朝伦包老还听父亲讲过：爷爷名叫曹司阿加布，是大地主孟合巴土的奴隶。

### 第一回 苦蔓结苦瓜 世世皆苦 奴隶生奴隶 代代为奴

且说曹司阿加布老人，在大地主孟合巴土家当牛做马几十年，到老时，落下一身疾病：腰痛、腿痛、

全身筋骨痛，外加肺病帶咳嗽。这几日，老人病勢一天重过一天，奶奶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可是老夫妇帶領一儿一女，全家都是地主的奴隶，手中分文无有，哪有力量請医服药。奶奶看他一口紅痰一口血，只能背过身去抹眼泪。眼見爷爷活不下去了，奶奶領着一儿一女，来到地主孟合巴土面前，含泪言道：“东家，您看，孩子他爹病重到这般地步，再不請医診治，恐怕……”

孟合巴土听罢，翻楞了几下厚眼皮，把嘴里的大烟枪拔出来，拉着长声輕輕地說：“你的意思是……”奶奶以为东家会答应，赶忙說：“东家，出几个錢，給他治一治吧！”

“我的銅錢摔在石头上，还能听个响呢！給这条老狗治病有啥用？他还能給我干几天活！”說着，他摆了个命令出去的手势，便又栽歪到炕上，叼起烟枪，点着了烟泡。奶奶一見求助无望，只好携着一双儿女，回到东北角上奴隶、耕牛、細狗（猎犬）共居的草棚里去。

草棚里，一边是四头黃牛的牛圈，另一边的小小土炕上，住着曹司阿加布一家四口和五条細狗。細狗身下鋪着白毡，奴隶們身下却連块破席头都沒有，身上也只盖了一堆高粱叶子和柴草。每到夜里，狗出去拉屎撒尿，都得曹司阿加布家人去給掀开門上的草帘

子，直到細狗拉完跳上炕去，人才能回來躺下睡；不等你睡着，另一條細狗又嗷嗷叫着要出去，不起來給掀帘子，狗在門旁汪汪狂吠，主人聽見，奴隸們少不了要挨一頓揍！

爷爷見奶奶双眼含泪走进來，心里酸溜溜的，热泪盈眶地說：“我要先去享清靜了，你們娘儿几个，在这火海里滾吧！”沒等爷爷話音落地，一家人便抱头大哭起來。

这天夜里，孩子們是在哭声和抽咽中睡去的。一对老夫妻，在寒风中顫抖着縮作一团。几条細狗也冻得受不住了，扒开曹司阿加布身上盖着的柴草，直往他身子底下钻。不多时，狗身上的跳蚤爬了他一身，他真想一脚把細狗踢下炕去。可是一来无力，二来不敢，若真踢了，东家就要說你有“反意”，輕則脚踢，重則棒揍，甚至有生命危險。他只好忍气吞声地把炕头讓給細狗。

老两口子怎么也睡不着，彼此一声接一声地訴开了苦。蒙族有句俗話：“人到临死思亲人”，曹司阿加布越是意識到自己病重，就越思念一双生离死別的女儿。

……尽管生活在东家的皮鞭下，爷爷和奶奶給他們的头生閨女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旭勒。“旭勒”，在蒙文里是珊瑚的意思，爷爷和奶奶希望他們

的女儿长大了，能象珊瑚那般美丽。可是，这珊瑚一样美丽的旭勒，刚长到八岁，正赶上孟合巴土的女儿出嫁，这个八岁的女奴，就被当做陪嫁，送到了八十里地远的梁官营子。那一天，已经懂事的旭勒，听到娶亲的乐声，知道将和家人分别，今生今世再难见面，不禁失声大哭了。奶奶更是泣不成声。爷爷则将脸背转过去，望着远处昏暗的天地。这时，孟合巴土逼上来，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这群穷光蛋！我要你女儿当陪嫁家奴，是瞧得起你们，是赐福给你的女儿。看你们哭得这个样子，是我家办喜事，还是你家出丧啊？！真他妈不识抬举。”曹司阿加布听了，真想上去给他一拳，可是又一想，小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忍着悲伤和怒火，跑回草棚里痛哭去了。从那以后，曹司阿加布再也沒看到自己的小珊瑚！

二女儿乌云长到十八岁上，得了伤寒病，连续半月卧床不起。孟合巴土觉得家里有这样一个病人，躺在草棚里吃残汤剩饭，真是白赔本钱。于是他趁白天家中无人，把乌云按到喂牲口的大石槽里，用一桶滚热的开水，活活烫死了！

曹司阿加布想着这一切，好象两个可爱又可怜的女儿就在他眼前。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了。这时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见一见那远在八十里外的大女儿珊瑚。可是这根本不可能，狠心的地主



不会放他家人去接闺女——那要耽誤干活呀！再說，梁官营子的地主女儿，也不会允許她的女奴回“家”看爹娘。……他不忍心再想下去了，合上双眼，向里翻了个身。不小心，压在細狗身上，它一声尖叫，吵醒了另外四条細狗，它們以为誰和同类吵架，便都嗷嗷叫开了。上屋里的孟合巴士听到細狗狂吠，披上狐皮大袄，提起牛皮馬鞭，来到了草棚里。他不問青紅皂白，抡起鞭子，沒头沒脑地向曹司阿加布抽去。爷爷呢，这时真想豁出老命来跟孟合巴士拚了，但是全身无力，怎样使勁也站不起来。沒有等到天亮，掙扎了一生的爷爷，便抱憤而死了。咽气前，他再三叮囑奶奶：“好好帶大咱的儿和女，将来好替父报仇啊！”

哪曾想，爷爷死后不久，处于悲憤气怒之中的奶奶，也得了重病。孟合巴士一看，白养活一个卧病老女奴和两个不会干活的小奴隶，很不合算，于是假惺惺地装做出錢給奶奶看病，暗中买通了巫医得丹，一服毒药，就給害死了！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曹司阿加布一家人几乎都被断送在孟合巴士之手，到这时，就只剩下了八岁的父亲金珠和十五岁的三姑西吉日瑪。

“西吉日瑪”，在蒙文里是黄金的意思。孟合巴士看見十五岁的姑娘西吉日瑪，真比看見黄金还稀罕。在一个沒有星月的晚上，滿臉白鬍楂子的孟合巴

土，钻进了草棚，趁西吉日瑪正在甜睡，把她抱在怀里就要侮辱。西吉日瑪拚命挣脱，放声呼救，幸亏耳屋里的长工纷纷赶来，才使她免遭蹂躏。恼羞成怒的孟合巴土，反赖西吉日瑪偷了他的金子，令人捆起，吊在房梁，皮鞭棍棒，横抽竖打。不多时，便打得全身鲜血淋漓，背后红肉翻开，露出了脊梁骨。十五岁的西吉日瑪，怕再遭孟合巴土的毒手，伤好不久，就在一个风雪夜里朝东北方的大沙漠逃去。几天后，人们便听说，在东北荒郊，饿狼吞食了一个十五六岁的要饭的小姑娘！

曹司阿加布一家人，就只剩下小金珠了。可怜的刚刚八岁的孩子啊，你将怎样活下去呢？

## 第二回 一层土墙如隔大海 十二年夫妻难相逢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却说三年以后，有个白净脸儿，眉清目秀的小姑娘，和她的妈妈一道，来到高尼哥尔扎布家当奴隶。这孩子名叫伶春。

原来老地主孟合巴土这时已经死去，他家的下一代，分成了两家：东院古尼哥尔扎布，西院高尼哥尔扎布。这两家，一样的海青砖门洞，一样的黑漆大门，一样的黄土高墙，修有一样的炮台，就连压榨、统治奴隶的血腥手段，也是一家赛过一家。

伶春白天扫佛堂、扫院子，喂鸡、喂猪、喂狗；到晚间，要在堂屋里侍候高尼哥尔扎布的老太太。老太太要吐痰，伶春得双手捧着痰盂跪在炕沿下；要拉屎撒尿，得用头顶着便盆，送给老太太。偶而“侍候不周”，老太太就用滚热的铜烟袋锅砸她的头。伶春的眼泪早就哭干了，她好象失去了对痛苦的感觉。

八年以后，伶春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和古尼哥尔扎布手下的一个十九岁的奴隶成了亲。这个奴隶就是朝伦包老的父亲——金珠。

父亲和母亲名义上成了亲，却被强迫分别住在两个院子的两座草棚里。东院和西院之间，只隔着一道黄土高墙，但对这一对年轻的夫妻来说，却如同远隔重洋。多少次更深夜静时，伶春望着那高高的土墙，暗自叹息着，唱出怀念亲人的悲歌。金珠呢，每当听到她的悲歌，恨不得一脚把土墙踢开，夫妻立即相见。尤其当彼此听到对方遭受毒打或侮辱时，都紧紧地握着拳头，指甲几乎掐破自己的掌心。

有天晚上，天空黑得象锅底一样。伶春听到金珠遭受古尼哥尔扎布的毒打，她心痛得全身直哆嗦。午夜时分，她悄悄地来到土墙下，轻轻拍了三下手掌，对方也轻轻拍了三下。伶春压低了嗓音，唱着安慰金珠的歌：

忍住悲痛，不要泪落，

是鸟儿，总有展翅高飞的时刻！

.....

伶春正唱着，不意被高尼哥尔扎布听见。他闯过来，左手捉住伶春的脖领，右手乒乒就是几记耳光，嘴里还下流地叫骂着。

这一对患难夫妻，在两座森严的、地狱一般的大院里忍辱负重，过了十二年，每年难得见上几面！但是，这还远不是这一双奴隶夫妻的全部苦难；他们的子女，更是从一降生就被浸在、甚至是浸死在苦水里的啊！

他们的头一个女儿（朝伦包老的大姐），叫春喜。春喜出生不久，高尼哥尔扎布也得了个儿子，于是就命令伶春，扔下自己的孩子，不准喂，把奶留下来，去喂高尼哥尔扎布的儿子。地主的儿子一天天胖起来，伶春的春喜，却一天比一天瘦，渐渐地只剩下皮包着骨头了。儿是娘的心头肉，伶春一听到春喜饿得在对面大院子里哭喊，就万箭穿心一般难受。

这天，伶春暗地和孩子的娃娃商定，当三星落在银河里的时候，到后场院的土棚里去给春喜喂奶。

三星离银河还有一丈多远，伶春就低着头，弯着腰，顺着院墙的墙荫，一步一回头地来到了土棚里。她盼啊，盼，娃娃还没把小春喜送来。……啊！孩子总算被娃娃抱出来了！伶春走出土棚，一步扑上前

去，接过孩子，也不顾西北风刮得正紧，就在露天地里，解开棉袄前襟，把奶头塞进孩子嘴里。不料孩子还没来得及吸一口奶汁，只听一声吼叫，高尼哥尔扎布来了！他那冰凉的牛皮马鞭，抽遍了伶春的全身。他边打边骂：“你这个畜牲！吃我的草料，拉你的车，没有佛法了！”趁这个当儿，姥姥抱走了春喜，不然，那孩子难免当场被害。



孩子虽然被抱回草棚去了，可是并未逃开地主的魔掌。春喜长到八岁上，地主小姐要出嫁，这可怜的孩子，又被当成“活嫁妆”，陪送到黑河营子去，终生当女奴。

大姐春喜的命运这样惨，二姐比她更不幸。

这年夏天，二姐将要降生了，正赶上高尼哥尔扎布請佛爷喇嘛来念經。白天，伶春和几十名家奴扫地揮尘，張灯結彩。到晚間，高尼哥尔扎布把伶春叫到跟前說，在院内草棚里生小奴隶，是件不吉利的事情。因此，他攆伶春到后場院的土棚里去生产。

那土棚，只有二尺多高，人进去，得把腰弯成九十度；棚北側，是几十口散猪过夜的大土坑，棚里一片酸臭味儿，蚊子嗡嗡直叫。二姐一落草，天天被蚊子咬得全身上下满是紅疙瘩。伶春看着心痛，就把孩子包起来，放在棚外星光下，在棚内攏起一把火，熏蚊子。猪被火光吓惊了群，向四面八方逃去。可怜刚刚出生半月的二姐，就这样被地主的猪踩死了！

好端端的两个女儿，都沒有了，伶春象丢了魂儿，整天水不想喝，飯不想吃。金珠呢，也成天搭拉着头。

两年以后，他們又生了一个結实的儿子，也取了个結实的乳名，这就是朝倫包老（石头滚子的意思）。

从打两个女儿生离、惨死之后，父亲和母亲就都痴呆呆地，无论地主的鞭子怎样打，他們也无心干活。高尼哥尔扎布一看，两个奴隶几乎变成了呆傻的“廢物”，而且还带一个七岁的朝倫包老白吃飯，賠賬！他几次想把这三个奴隶卖出去，可是誰也不肯买。

高尼哥尔扎布万般无奈，只好解除这一家三口的奴隶身份，把他们撵了出去，算是叫他们“自由”了。

茫茫天地，风砂横飞，浑黄一片。这一家，一无钱粮，二无衣物，三无房田和亲友，到哪里去栖身呀！

第三回 出一家进一家 家家地狱  
到一处又一处 处处火坑

一家三人经过几日奔波，好歹总算有了个着落：父亲在三喇嘛家当了长工；刚满七岁的朝伦包老，到古尼哥尔扎布家去放猪。

离开了高尼哥尔扎布家，已经不再是奴隶，就得自己立户口。可是他家世代奴隶，根本没有自己的姓氏呀！警察说，随便想个姓，起个名就行。金珠想，穷人姓啥也少不了挨饿！就说：“你随便给安个姓算了。”于是，这三口之家的户主的名字，就叫齐金珠了。

三天以后，地主三喇嘛把金珠叫到堂前，板着脸孔训斥道：“就你这一堆穷骨头，也配和我姓一个齐字？我看你是成心辱没我齐家的门风……”说着举手就是一巴掌。于是金珠又改为姓包。

五天以后，金珠正在地里干活。只听一阵铜铃响，自远而近；但见两匹高头大马，向这边飞驰而

来。到近前，才看清，前边的馬上，坐着警察，后边骑马的，是一个留着八字胡的紳士。那警察指了指金珠說：“就是他！”紳士斜着眼睛，用白眼珠子看了看金珠說：

“你这个穷光蛋！三喇嘛的齐字你不敢姓，倒敢姓我的包字，分明是看我軟弱可欺！”随又轉向警察，“老兄，帮个忙吧！”警察听罢跳下馬來，两只穿皮靴的兽蹄，把金珠踢得来去翻滾……

你这个得到了“自由”的奴隶啊，仍然連选择一个姓氏的权利都沒有！

金珠在三喇嘛家拚命干活，工錢却低得可怜：每年毛粮三石，缺工一日，扣除五升。所以尽管父子二人都給地主扛活，还是养不起母亲一人。

苦难的日子熬过六年。到第七年上，朝倫包老也因被古尼哥尔扎布解雇，到三喇嘛家来当了半拉子。这年，父子俩都鬧了一场伤寒病，連續几十天不能上工。到年底結賬时，三喇嘛的算盘左扣右减，算来算去，父子二人一年白干，倒欠下他一石粮！金珠一听，登时两眼发直了。

父子俩拚死拚活地干，还掙不出一个人的口粮来。血气方剛的十四岁的朝倫包老，劝父亲辞退这里的活計，到別处去干。父亲一想，长期在此地干下去，迟早得餓死。因而父子俩立即去找三喇嘛。



三喇嘛听了金珠父子的話，先是一楞。但他沉思片刻后，奸笑道：“二位非走不可，我也不好强留。常言道：此处不养人，自有养人处。願二位离此以后发财发福，日后我也好借光一二呀。”金珠父子听着这番話，不知他悶葫蘆里装的是什么药。

正月初五，父子俩就在扎拉营子地主黑虎家講好了活計，父亲赶車，一年六石粮；儿子干活，每年五石。

临上工时，三喇嘛赶来为他們“送行”。他皮笑肉不笑地說：“恭喜二位，賀喜二位。”說話間，他从衣袖內取出封好的信件，递给金珠說：“我和黑虎，既是亲屬，又是世交。煩劳二位，将此平安书信帶去。”

老实厚道的金珠，一到扎拉营子，就把三喇嘛的信交给了黑虎。黑虎接信看罢，沉下臉來說：“你們回去吧，我这儿已經另外雇人，不用你們了！”到这时，金珠父子才知道，是阴險恶毒的三喇嘛，在他的信里使了坏。父子俩只好連夜赶回来。

过不久，又說妥到地主二立保家去扛活。刚去上工，三喇嘛就已經站在二立保的院子里了。他指手划脚地当二立保叫道：“你日子过得不錯呀！我雇不起的长工，你能雇。那好吧：你家有粮又有錢，我宁可扔下地不种，帶領全家几十名家丁家奴，都来給你扛

活算了！”就这样父子俩被二立保辞退了。

第二天晚上，三喇嘛又假仁假义地来找金球父子：“二位乡亲，实在没处去，就还请到我那儿去吧！我家多两张嘴不算啥……”朝伦包老知道，三喇嘛分明是要在他父子身上继续榨出更多的油水，于是发怒道：“咱人穷志不短，不吃回头饭！”

三喇嘛在二郎庙一带势力很大，附近的地主，平日都看他的眼色行事。现在，三喇嘛用刁难金球父子的手段压低工价，这对其他地主，也都大有益处，因此，当地的地主都不再雇金球父子了。

家中一粒粮食也没有，三口人今后生活毫无着落。连急带饿，朝伦包老竟病倒了。这时，父亲经过再三托人，总算在套士格营子说妥了，去给地主戈劳桑布磅青。但有一条，必须在四日内上工，不然不用。因而，只好由母亲扶着朝伦包老，送到大路上，再由父亲背一程，走一程。母亲不忍看儿子那步履艰难的样子，低头含泪回家去了。

父子俩在戈劳桑布家，没日没夜地干了八个月，到头来，地主却推说收成不好，一粒粮食也没给！

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心肠一样狠。金球父子归来后，又到地主保长姜海峰家去扛活。上工不到两月，还没领到一斤粮的工钱，就赶上抓劳工。狼心狗肺的姜海峰，为了讨好日本鬼子，竟把朝伦包老送进

了劳工队。

在那里，新的折磨新的苦难正在等待着他。

## 尾 語

一九六〇年三月的一个深夜，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喇嘛营子村西北街上，象过年一般热闹。妇女们，按照民族的风俗，戴上了珍珠翡翠般的头饰；老人们，笑开了满脸的皱纹；孩子们，更是象过节似的欢乐。人群络绎不绝地涌向当年高尼哥尔扎布作威作福的地方——现在，朝伦包老一家十口住在这里。人们把这敞亮的正房和宽阔的大院，挤了个水泄不通。

看乡亲们已经大致到齐，一位银须鹤发的长者举起一杯黄米酒，分开人群，来到毛主席像前，毕恭毕敬地行了三鞠躬礼之后，转向人们说：

“乡亲们，咱们的朝伦包老，要到北京去参观了。他是咱们政府邀请去的！明天，就让这个从旧社会的火海里滚过来的‘石头滚子’，代表咱们大家，到北京去，到毛主席身边去！”

人群里，顿时响起了“毛主席土木俄那苏拉（万岁）”的呼声。接着，年近七十的伶春和七个孙子、孙女一道，在毛主席像前，欢唱着跳起了蒙古族舞蹈。

深夜，人群散去。朝伦包老望着毛主席慈祥的面容，感情的激流，在内心翻腾起来。许多往事，在他

的記憶中出現了……

一九四八年家乡解放。朝倫包老参加民兵自卫队，和乡亲们一道，斗倒了地主高尼哥尔扎布、姜海峰、二立保，分到了土地和房屋，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当选为党代表和人民代表。明天，又将随少数民族参观团到毛主席的身边去……。想着这一切，一股更强烈的感情的激流，从心的深处喷发出来。他来到毛主席像前的方桌上，铺开一张雪白大纸，咬破自己的中指，用鲜红的血液写道：

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

我是……

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日于沈阳

## 苦难的童年

顧元植

在寬甸县毛甸子人民公社毛山子大队，有个社员叫温贵生。他全家六口，夫妻俩，四个孩子，小日子过得红火。大孩子今年九岁，在小学二年级念书。过年过节，又包饺子又炒菜，合家老少一片欢乐。

温贵生，这个在旧社会深受压迫、剥削和历尽苦难的农民的儿子，他有着广阔的胸怀和远大的理想。为了全国穷苦兄弟得解放，他在家乡解放的第二年，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转过年，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随军南征北战，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后来，又参加了抗美援朝，表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在一次反击战中，因身受重伤，才离开了朝鲜前线。由于温贵生英勇杀敌，在解放战争中曾立过几次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了一次三等功，并荣获了一枚军功章。复员后，在机关里工作积极肯干，于一九六一和一九六二年，又连续被评为单位的先进工作者。一九六二年末，温贵生不因自己身体不好而害怕困难，他积极响应党的以农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回到了自己的

家乡，参加农业生产。

温贵生为什么这样心红似火，热爱祖国，处处听党的话，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呢？

用温贵生自己的话说，那就是：穷人，在旧社会是牛马；在今天是国家的主人。忆苦思甜，为了更美好、更幸福的明天，永远不能忘记旧社会的血泪仇，永远不能忘记阶级苦！

—

温贵生刚刚懂事的时候，爹爹和两个哥哥就在外边给地主扛活。但是，尽管爷三个拚死拚活地干，一年累到头，还是糊不住家里三个人的口。年末，爹爹从地主家扛活回来，就领着贵生出去要饭。十冬腊月，天气十分寒冷，爷两个只穿着灯笼裤子，棉袄破得开了花，腰里扎着烂草绳。贵生脚上的单鞋，五个脚趾头露出了四个，冻得他淌眼抹泪。可是，地主、富农还讥笑说：

“你这辈子要饭，下辈子还得要饭。”

爷儿俩受气挨骂，跑了一天，晚上回家，又饿又冷，身子又乏。但是，家，还和露天一样，墙坍壁倒，房顶露着天，北风呼呼地往里灌，没烧没吃，一家老少钻在两个破棉毡里。过年了，有钱人家吃香的喝辣的，一片欢乐；温贵生家，锅台冷冰冰的，一家人啼

飢号寒……

“孩子他娘，我看大沟里，滕黑子有两间看蚕用的小窝棚，旁边还有一亩来的黄土疙瘩地，过了年，我去说说，租下来，你和贵生俩在家蒔弄着，日子可能会好些！”贵生爹这样说，娘听了也觉得是条道，没说二话也就同意了。

滕黑子本名叫滕吉显，有三十多天地，二百多亩蚕场，是石道沟的恶霸地主。这老家伙有钱有势，无恶不作，连他的心肠都是黑的，所以穷哥们对他恨之入骨，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滕黑子。他见贵生爹要租他那块没人要的黄土疙瘩地，心中暗喜，但他嘴里支支吾吾地不给。贵生爹好说歹说，最后，滕黑子让到一年租子五斗粮、十二块钱，才租下了这两间草窝棚和一亩地。

雪融冰化，天暖河开，春天来了。

贵生娘儿俩起早摸黑，翻地播种，拔草浇水，蒔弄这疙瘩地，一直忙到秋，还没打上七斗粮，不但没有留下吃的，连付滕黑子的租钱都不够。一年、二年……到了第三个年头，就一共欠了滕黑子三十块钱。这年冬天，贵生爹病了，从地主家刚刚回来，滕黑子就来逼债。这个黑了心的地主，嘴一咧说：

“三十块钱？我的钱那时能买多少地，现在我吃多少亏了……”

滕黑子小算盘一扒拉，利上加利，一共欠他七十八元多。

“你拿錢吧！沒有？打个欠条。”

說完，不容貴生爹分說，綢袄袖子一甩走了。貴生爹趕出門去，想跟他去說理，但是，在那人吃人，金錢万能的旧社会里，“衙門口朝南开，有理无錢莫进来”，滕黑子有錢有势，貴生爹这样一个穷人，不仅說理，就是站的地方也沒有呀！貴生爹无奈，气得站在地上直門躁脚……

貴生爹剛剛病好就上工了。地主滕黑子还是每隔七、八天就来逼債。貴生娘被逼出了病。貴生爹知道了，馬上赶回家来，一进屋，貴生娘躺在土炕上，不住地哼哼着，孩子冻得紅虫子似的趴在娘的胸脯上吃奶。娘的奶干了，孩子吸吮不出来，哇哇地直哭。貴生爹看到这番情景，連急带愁，一头倒在炕上，再也起不来了。

貴生爹倒下第三天，滕黑子拎着文明棍又来逼債了。病人在炕上哼哼着，孩子餓得趴在炕上抓心挽肝地哭叫着。但是，狠心的滕黑子根本不管这些，站在炕前恶狼似的吼叫着：

“你們痛快給錢，給錢！”

“沒有錢哪，有病都沒有錢治啊。”貴生爹有气无力地說。



“誰管你治不治病，我要的是錢！”滕黑子說完，文明棍在炕沿上敲了兩下，氣勢汹汹地走了。

貴生爹經滕黑子這麼一追逼，病就更加重了，到了第七天頭上就死了。

這年，貴生才十歲。爹爹租種滕黑子的土地第二年，家裡窮得活不下去，爹爹就把他送到地主傅發堂家放豬，之後又給外號叫李疤拉眼子的地主放牛。貴生聽說爹爹死了，一口氣跑回家來。爹爹的屍體在炕上挺着，一家人大哭小喊，娘趴在爹爹的屍體上，哭得死去活來。貴生一頭撲過去，抱住爹爹的屍體嚎啕大哭。貴生兄弟倆出去求親告友，好容易弄到幾塊板子，在伯父和鄰居的幫助下，釘了口棺材，長不夠長，寬不夠寬，好歹才把爹爹的屍體塞了進去，抬出去埋了。

料理完爹爹的喪事，哥哥又去上工了，留着貴生在家服侍母親。

## 二

狠心的地主滕黑子逼死了貴生爹爹不算，他又盯上了貴生娘，三天兩頭，左一趟右一趟，前來催租逼債。

一天上午，滕黑子又來了，但是，這次不只他一個人來，而且還帶來了偽屯長王吉公、地主傅發堂、

狗腿子魏占一等一群豺狼。进门后，王吉公就把贵生伯父叫到跟前，威逼说：

“你弟弟死了，欠滕家的债你打算怎么办？”

“欠债要还，不过现在没有，等以后我和他几个儿子想办法再还吧！”

“说的好简单！”王吉公从兜里将事先写好的“卖身契”掏出来，皮笑肉不笑地向贵生伯父说：“没钱也好办，那就用你兄弟媳妇顶债吧！”

“王屯长，我求求你，千万不能啊，这样撂下几个孩子可怎么办哪！再说也对不起我死去的弟弟呀！”贵生伯父老泪纵横地扯着王吉公的衣襟苦苦哀求。

“我管你们怎么办，欠债要还钱！”王吉公把眼皮一翻说：“来人！”

话音未落，几个豺狼就把贵生的伯父拖到桌前，强迫他在“卖身契”上按了手印。狗腿子魏占一从桌上抓起“卖身契”，在手里一抖，对着贵生娘念道：

“……温家欠滕家柒拾捌元陆角钱，因无钱还债，以人顶账，……空口无凭，立字为证，……立字人滕吉显、温凤祥，旁证人王吉公、傅发堂……”

顿时，贵生娘脸色唰地一下变白了，嘴唇哆嗦着，突然，她抱起孩子，从炕上爬下来，向门口冲去。但是，被滕黑子一把扯住了。他呵呵一阵奸笑，说：

“怎么，想要跑？我告诉你，‘卖身契’上画了押，现在你已经是归我管的人啦！”

“我宁死也不去！”贵生娘挣扎着，紧紧地抱住怀里的孩子。

“你们还呆着干啥？给我带走！”

滕黑子狼嚎似的吼叫起来。王吉公一步上前，抢下贵生娘怀里的孩子，摔到炕上。孩子在炕上哇哇直哭叫，贵生娘张开两手向孩子扑过去……

这时，贵生从山上拣柴回来，一见娘要被抢走，抱住娘的大腿哭喊着：“妈！你不能走，妈！……”但是，几个豺狼象群马蜂子似的拥上来，王吉公飞起一脚，把贵生踢到一边，连推带搡，把贵生娘由后窗户给拖走了。

爹被逼死，娘被抢走，两个哥哥又不在家，只剩下两个孩子，孤苦伶仃，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天黑了，有娘的孩子正躺在娘的被窝里。有的正吸吮着娘的甜蜜的奶水；有的已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可是现在，贵生娘被抢走了，娘，怎么还能回来呢！两个孩子守着空荡荡、冷冰冰的屋子。屋外刮着北风，树林子呼啸着，有时，被风刮起的什么东西，打在窗户纸上，噼噼啪啪地作响；屋里黑糊糊的，害怕、饥饿、寒冷，贵生搂着弟弟，坐在炕上痛哭着。四岁的弟弟哭得更伤心，他一会儿要吃的，一会儿要找娘，

眼睛都哭肿了。还不满十岁的贵生，抹着眼泪，一个劲地安慰着弟弟：

“别哭了，哥哥一会儿去给你拿吃的……娘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但是，家里一粒粮也没有，有什么可以给弟弟吃呀！娘被抢走了，怎么还能回来呀！贵生说着、劝着，自己又放声大哭起来了。兄弟俩哭一阵停一阵，停一阵又哭一阵，一直哭到了天亮。

二哥听到娘被抢走了，第二天早晨赶了回来，一进门就抱着两个弟弟放声大哭起来。

贵生的伯父和邻居出了个主意：到滕黑子家去，把弟弟交给娘。于是，哥哥背着弟弟，贵生跟在背后，到滕黑子家去。哪知道，还没等进大门，滕黑子就拎着斧子站在门前，恶狠狠地喝道：“我看谁敢进来，谁进来，我就



砍断誰的腿！”

哥哥把弟弟交給貴生，憤憤地與滕黑子講理，娘在屋里聽見了，哭得死去活來。無奈，兄弟倆只好含着眼淚，把弟弟送到叔伯姐姐家里。弟弟送走后，貴生兄弟倆又抱頭痛哭了一場，然後，各自回地主家去扛活、放牛去了。

### 三

貴生在地主李疤拉眼子家放牛，挨打受罵，受盡了人間的折磨，人間的苦！

一天，貴生把牛趕到山上吃草。山高草深林子密，一時沒照料到，一頭小牛不見了。貴生急得心蹦蹦直跳，耳熱臉燒，黃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他鑽進草窩里，跑到深山腰，不住地呼喚着。但是，哪里也不見小牛跑出來，只有他自己的呼喚聲，在山谷里迴蕩！

傍晚，遠處傳來了隆隆的雷聲；風在山谷里呼嘯起來，卷起了暴土、砂石；天空里，黑雲翻滾，壓住了山頭。天要下雨了！貴生趕着牛急忙往回走，心想：明天一早再來找。一進門，地主李疤拉眼子一見少了頭牛，凶煞似的站在階梯上吼道：

“小牛呢？”

“跑丟了。”貴生聲音顫抖着回答說。

“丢了牛你还敢回来？”

“天黑了，我明天去找。”

“明天？說得好簡單，现在就給我回去找！”

“那我还没有吃飯呢。”

“丢了牛，还想吃飯？今晚找不回来，我要你的命！”

李疤拉眼子吼叫着，恶狼似的向贵生直扑过来。贵生見势不好，急忙跑出大門，向山里走去。

山野里，一片漆黑，雨，压天盖地地下起来了；雷声隆隆，震得山搖地动；电光閃閃，撕破了天地。在电光下，山岩、树木，象吃人的野兽，在暴风雨中張牙舞爪。

贵生頂着雨，摸着黑，心里害怕极了。他深一脚淺一脚地到处找牛，衣服被树枝刮破了，脚被岩石磨破了。他忍着痛，走了一坡又一坡，找呀，找呀！一直找到半夜也没有找到小牛的影子。在一个山坡上，他碰到了一个小窩棚。牛实在找不到了，肚里餓，身上冷，心里害怕。贵生一头钻进了小窩棚里。

“嗷，嗷……”

贵生刚刚坐下，忽然，从山上傳来了什么野兽的怪叫声。吓得他毛发直豎，渾身打顫，想哭不敢哭，想喊又不敢喊。他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去。

但是，天黑，黑不过地主的心！雷响，响不过地

主的罵！“家”里的地主李疤拉眼子，比吃人的惡狼更凶、更可怕！

貴生忍受着飢餓和寒冷。他蜷縮着身子，躲進了窩棚的深處，默默地哭泣着。

雷響着，雨下着，貴生的眼淚，象雨一樣落個不停！

天亮了，雨也停了，貴生踩着泥濘的道路跑回地主的家，偷偷地把大牛趕到山上，心想：大牛一叫，也許能把小牛引出來。果然，大牛一叫，小牛出來了。

人是鐵，飯是鋼。貴生已經一天一宿沒有吃到東西了，到了中午，餓得他蒙頭轉向，眼睛直冒金花。於是，貴生趕着牛回去了。李疤拉眼子見牛趕回來的早了，又破口大罵：

“這麼早就回來了，牛巴巴也沒拉盡，能吃飽嗎？”

“我一天多沒吃飯了。”

“你自己不願吃，還是我不給你吃？”李疤拉眼子說着，罵罵咧咧地走了。

舊社會，窮人是牛馬，窮人還不如地主的一條牛！

在李疤拉眼子家，貴生再也熬不下去了。這個心地純潔、善良的孩子在想：難道地主都是這樣壞？會不

会有好一点的呢？于是，他就跑到另一个地主程少春家去扛活。

#### 四

放猪苦、放牛苦，扛大活更是苦万分！贵生鸡叫起，披星归，腰酸腿疼累断骨！

地主恶，地主狠，天下乌鸦一般黑。程少春也是个狼心肠的家伙！

贵生刚到程少春家不久，就得了天花，发着高烧，浑身难受，四肢无力。地主家的孩子是个宝，不说有了病，就是在平时，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贵生病得这样厉害，狠心的地主还逼着他下地去干活。

一天，两天，到第三天早晨，贵生身上起了一身大小脓包，嘴唇烧得破了皮，头重脚轻，再也起不来了。他躺在炕上，神智昏迷，闭着眼睛，不住地哼哼着，呼唤着：

“水，给我水喝！”

狠心的地主不但不给水喝，举起棍子就往身上打。他一边打，一边咬牙切齿地骂：

“水？给你喝水？……闲牛闲马，哪有闲伙计的！”

贵生被打得满炕翻滚直叫喊。邻居听到了，急忙



赶过来，见贵生满身脓包破裂了，淌着脓血。大家气愤极了，纷纷说：

“……呀，出天花啦！”

“人都要死了，还叫上工……”

“还打？要闹出人命来啦！”

在群众舆论的压力下，程少春才放下了棍棒，象丧家狗似的，夹着尾巴偷偷地溜走了。

苦菜落叶又开花。贵生这孩子，苦水里生，苦水里长，时间一晃，十五岁了。

这天，趁地主程少春出门去了，贵生偷着到滕黑子家去看娘。滕黑子见了，火气冲天地叫道：

“好大的胆子，谁叫你来的？”

“我是来看娘的。”

“你娘现在姓滕了，要你来看？”

滕黑子说着，脸孔拉得鞋底一样长，两只贼眼在贵生的身上不住地上下打量着……

贵生长高了，长大了！

万恶的滕黑子，又要在贵生身上打主意了！

忽然，滕黑子拉长了的脸又缩了回来，对贵生娘呵呵一笑，说：

“我看这孩子也挺可怜的，就叫他留在这里吧！”

逼死父亲的仇，夺去母亲的恨，使得贵生心火直

冒。轉過身，一眼又看見了母親。幾年來，孤獨一個，東奔西走，挨打受罵受盡了苦，疾病、飢餓無人管，和娘在一起，可能要好一些。貴生想到這裡，也就勉強答應了。當時講定一年工錢八塊整。

誰知貴生這一留下，又當了滕黑子的牛馬。他一年到頭下地干活，上山打柴禾，放牛、喂豬，無所不干。一年、兩年，一連干了三年，一個子兒也沒有看見。一天，貴生去找滕黑子算賬，滕黑子一聽火了，瞪着眼珠說：

“要和我算賬？我還沒有和你算賬呢！”說着，抓過算盤扒拉了一陣說：“算好了，你聽着，你三年工錢是二十四元，一年縫補算兩元，過年吃飯算八元，三年總計三十元。這樣，你得倒找我六元。算賬，拿錢來吧！”

地主的心多狠、多黑呀！

貴生氣得渾身哆嗦，胸脯起伏着，仇恨的烈火燃燒着，肺要炸啦！他狠狠地向滕黑子瞪了一眼，轉過身走出了滕黑子的大門。

貴生走出滕黑子的大門以後，又闖南走北，孤雁獨飛，繼續給地主扛活，替人家當勞工，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

萬惡的舊社會，什麼時候才能完蛋！貴生的苦

难，什么时候才能出头！

……这天，终于来到了。一九四七年，温贵生的家乡解放了。从此，贵生见到了青天，找到了亲娘——共产党。

# 斗地主

王庆祥、張連山

## 童 年

人，都有一个童年。在新社会的儿童，都过着幸福的童年生活；可在旧社会，劳苦人民却过的是另一种童年生活，这里說的是辽宁省特等农业劳动模范胡玉璽同志的童年遭遇：

这年，胡玉璽十二岁了。这个孩子虽然瘦瘦的，可身个不算矮，一双大大的眼睛透露着倔强的神色。又是好几天沒吃上一頓飯了，媽媽瞅着小玉璽餓的有气无力的样子，这个刚强的女人，背起餓得走不动道的儿子，奔业兴堡子去了。五里路不算远，可对于胡玉璽娘俩來說，这五里路真是沒有边的长啊！娘俩好不容易走到堡子里，在一所黑大門楼前站了下来。

“孩子，这是誰家？”

小玉璽茫然地瞅着媽媽。

媽媽瞅瞅孩子，苍白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拍着小玉璽的头說：“这是你姑爷爷家，姓石，叫石成玉。今几个娘豁出臉來叫我孩子吃頓飽飯！”

說話間，大門嘩拉一下開了，小玉璽仰著頭，只見這位姑爷爷滿面紅光，身穿長袍馬褂，黑緞子帽頭上綴著個紅疙瘩。還沒等媽媽張口，只見他一揮手：

“去，去，臭要飯的再走一個大門！”又一回手，哐啷一聲把兩扇大門緊緊地關上了。

媽媽沒有說話也沒有走，只是怔怔地站在那裡，若不是玉璽喊了一聲媽媽，這女人幾乎忘記了周圍的一切。低下頭來，兩行熱淚落在小玉璽的臉上，玉璽瞅著媽媽，兩隻手揪著媽媽的衣襟，說了聲：

“媽媽，我真的不餓！”

“孩子，好孩子！”

媽媽又是心疼又是氣憤，熱淚不由自主地一個勁往下淌。她憤憤地叨咕了兩聲“姑爷爷……”

能瞅著孩子餓死嗎？不能！於是托人把玉璽講給大地主馮玉書家當豬倌，母親也就在馮家當上了雇工。

提起馮玉書，方圓幾十里都知道他是一個大財主，在幼小的玉璽心裡，他就是一個人間的魔王。

可是，他不明白為什麼馮玉書每天只坐在八仙桌旁扒拉著算盤，兩隻賊眼滾來滾去，可他整天吃香的喝辣的，冬穿皮袍夏穿薄紗；而媽媽，整天洗呀擦呀，一天到晚不得閒，卻吃不上穿不上，眼瞅著媽媽臉上的皺紋，頭上的白髮一天比一天增多，臉上的血

色却越来越少了；他不懂为什么年龄和他相仿的大少爷、二少爷整天什么也不干，却吃好的穿好的，高兴时还讓玉璽当馬給他們騎，不高兴时張口就罵，抬手就打……

小玉璽时常在漫无人烟的荒草甸子上，一边放猪一边想，一边想一边淌眼泪。

每天天黑，媽媽不知多少次地瞅着大門，惦记着小玉璽。当她看到长着又黄又长乱蓬蓬的头发，穿着露肉的破衣裳，光着两只小脚丫的儿子回来时，又禁不住摸着孩子的头唉声叹气起来。每到这时，玉璽就仰着头問媽媽：

“媽呀，什么时候才能得好，不受这样的苦？”

媽媽听了，总是一句話也不說。問急了，就告訴儿子說：

“等你长大了就好了！”

媽媽能給儿子点什么帮助呢？除了一颗爱儿子的心以外，这个給人当雇工的女人什么也沒有，她只能把眼泪咽到肚里，装着笑臉說几句好話来暖暖儿子的心。

年幼的小玉璽啊，就这样怀着长大了也許能得好的希望，在地主馮玉书家过着难挨的日月。

春天，地主家的活更忙了，小玉璽从早忙到晚。夜里，烏雀归巢了，鷄也上窩了，地主一家子睡在暖

和和的炕上，而小玉璽呢，为了少挨点冻却不得不拖着瘦乏的身子，钻到大門外場院的“羊角”架里。一天晚上，玉璽一不小心翻了个身，地主家豢养的一群恶狗忽的一声把小玉璽围上了，它們爭相撕扯着一个瘦弱的孩子，他疼的满地乱滚，惨叫声划破了寂靜的夜空。等老更馆李大爷闻声赶到，可怜的小玉璽啊，已經遍体鳞伤，鮮血順着破布条一滴一滴向下流……

媽媽含泪把重伤的小玉璽背回了家。从此，母子二人又流落到黄花向西村。

小玉璽恨透了这些撕咬他的恶狗，他更忘不了豢养这些恶狗来对付穷人的地主。

## 撞 鐘

一晃过去了九年，这时的胡玉璽已經长成个壮壮实实的大小伙子了。

按照当地的风俗，每年四月二十八都有庙会。这天一早，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穿紅挂綠的，从各个小道陆陆续续朝庙上走去。人群里有两个穿着破衣服的强大汉子。只听那个年紀稍微大些的說：

“咱們得好好核計核計，这可不是鬧着玩的！你沒听說在清朝，咱們这地方有个姓郑的穷哥們，和地主鬧过涨价罢工，結果价沒漲成，反被衙門抓了去，

处了罪，‘发配’到陕西省，后来就死到那里了。”

那年紀輕些的接过去說：

“咱們不能叫这件事吓住，只要大家抱住团儿，保准行！”

說話的这个人中等个子，臉色黑里透紅，渾身象有使不完的勁儿，这就是胡玉璽。这时，他正和本村东大院打头的老刘山核計罢工漲价的事儿。

原来，黄花甸子西村有陈、郑、馮、佟四大家族八大会首，群众称他們是：尖嘴狐狸佟錫朋，扒皮閻王佟占鳌，搜錢能手陈子正。全村的貧苦农民都在为他們卖命。穷哥們郑兴印給扒皮閻王佟占鳌扛活，早晨鷄叫两遍下地，到地里时还黑的对面不見人，傍黑儿看不見人了才收工，家穷点不起油灯，自己的三岁孩子沒看着是什么模样。有一天抽空看了看孩子，上工晚了一点，佟占鳌騎着馬拿着鞭子跑到地里罵道：

“你家的窗户是牛皮糊的嗎？以后再这样，我这碗飯你可吃不成！”

扛活的这样拚死拚活的干，还吃不飽飯。当时穷人給地主扛活，得地主們出价錢（定工錢），并且是先上工后出价，每年規定阴历五月十三或六月二十四日，到关帝庙“吃会”（地主用吃喝集会的形式來出价剝削穷人）时再出价，穷人只准听从，不准反抗。



誰要說个不字，不問情由，綁起來就送到衙門去。更狠毒的是：上工時講的是糧，出價時，糧食漲價了就給錢；講的錢，錢實了就給糧。就這樣，用兩頭堵的辦法，把窮人剝削得精光。

這年從正月上工，到現在已經扛了將近五個月的活，可地主還沒出價。扛活的家吃不上飯。給富農佟占江扛活的程福云，全家六口人早就斷糧了，一天淨吃些野菜，臉腫的眼睛變成了一條縫，老劉山家也早就斷糧了。象這樣吃不上飯的人家多得很，窮哥們實在活不下去了！就在老劉山和胡玉璽商議罷工漲價的同時，扛活的陳永昶、孟廣純，也在一邊走一邊嘮扯這件事。罷工漲價的想法很快地傳給了很多人，逛完了廟會往回走的時候，很多扛活的都在議論這個事了。

當天晚上，在村頭的空地上，人們圍成一個圈，站在當中的是胡玉璽和老劉山。只听大打頭的老劉山說：“小子們哪，活不下去了，再要象去年那樣講糧給錢，咱們都得喝西北風。”

“叫我說壓下去吧，這要叫人知道了頭一個就是我，准得挨押。”大家回頭一看，說話的人是西院的大打頭的鄭廣來。

大伙說：“你不要怕，這事為的是大伙，要究起來都是頭。”

“要这般的还行。”郑广来也不言语了。

人们越说心里越透亮，人多胆子也越来越壮。大家又分头去找了一些扛活的，一直活动到一、二更天，还是没找齐。大伙说这么找不是个办法。人群里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撞钟去！”

撞钟，在当时死了人或失了火才能撞钟。可现在，谁能阻挡这些被怒火燃烧起来的人呢！人们一窝蜂地朝关帝庙跑去。

墙太高，老刘山往下一蹲，胡玉璽踩着他的肩膀，两手抓住墙头，一翻身跳了过去，随手抄起一根劈柴样子，霎时一颗心激烈地跳动起来。胡玉璽呀，墙外的穷哥们正在等着你呢，全村的穷人等着下锅米呢！想到这，他不再犹豫，抡起劈柴样子不住捻地哐哐敲了起来，钟声象一阵急风暴雨飘过村庄，在山野里回荡……钟声敲出了穷哥们的愤怒，敲出了黄西村穷哥们的愿望。随后很多人都涌进了钟鼓楼，钟声响得更加激烈了。

村里，象一锅翻开水，乱翻乱滚，出了什么事？人们都向关帝庙跑来。

趁着人都来了，穷哥们喊：

“无论长短工，明早都不上工！”

“财主们不涨工钱不上工！”喊声响彻云霄。

这声音把穷哥们团结起来了，人们把拳头攥得紧紧的，准备着一场争斗……地主们可都吓慌了手脚。

### 不涨价决不上工

第二天一早，扛活的都在各自的东家家里吃了早饭，然后扛着锄头戴着草帽都到庙台上来了，好不热闹啊，一、二百号人都坐在庙台上。

一天、两天过去了……

五黄六月天，地主的地里草苗一齐长，地主、富农一个个急的活象那热锅上的蚂蚁。

第三天的后半晌，来了一胖一瘦的两个老千（旧社会的屯不错，有钱人的走狗），那胖子是西街保二爷，瘦子是东街马六爷。这两个老千，穿着长袍马褂，拿着几尺长的大烟袋，一步三晃的到庙上来了。

他俩看到扛活的都坐在庙台上，谁也不搭理他们，就狗仗人势地说：

“小子们，你们谁是头？”

大伙忽拉一下站起，胳膊往前一举：

“都是头！”

吓的两个老千往后跌出六、七步。狡猾的狗腿子站稳了脚步，笑了，然后又把脸撂下来说：

“你们这么歇着行吗，马爷、保爷来了，谁是头出来，我俩出点力替你们圆全圆全。嘿嘿……谁是

头出来呀！”

又是一声雷：“都是头！”

两个老千見势不妙，象两条打败了的狗，夹着尾巴溜了。

不一会工夫，还是这两个老千又来了，笑嘻嘻地说：

“你们还是核计核计，选出一个头来好商议。”

“没有头，爱送就送吧，看你们有多少大车，多少西厢房！”

两个老千对看了一下。那个胖的眯着眼睛亮开嗓门说：

“小子们哪，你们说一元要涨三角，二爷、六爷刚才回去找了八大会首（地主、富农），一元就涨两角半吧！”

大伙都背过身去，喊喳了一阵，然后转过身来说：“行！”

罢工胜利了，地主出了价，扛五个月活的由二十元涨到三十来元，扛九个月活的由五十元涨到六十元，当场给了钱。

地主在群众的压力下屈服了，但他们并没有甘心。四大家族、八大会首商定谁也不许再雇用胡玉璽。就这样，胡玉璽被恶霸富农陈永镇解雇了。

一时的罢工胜利，仍旧挽救不了穷苦人的悲惨命

运，有一年遇到天灾，又加上万恶地主的残酷剥削，逼得穷人只好逃奔他乡。

### 又一次胜利

一九四五年，这时的胡玉璽已经四十七岁了，当时的黄花甸西村依旧是地主的天下。

阴历五月初，遍地的庄稼一片新绿，高粱已有二寸多高了。正是开头遍苗的时候，在佟占鳌家打头的陈永昶，一边镩地一边和长工王海忠、吴宝印、陈占廷核计。陈永昶说：

“咱得涨价，若不然怎么过啊！”

“打头的，光咱几个人能行吗？”

是呀，光靠一两个人的力量怎能成事呢，一晌午，陈永昶连晌也没歇，从这块地奔那块地，他走到陈庆泰的地里时，扛活的一下子把他围住了。提起涨价，大家不约而同地谈起了过去他们打头的胡玉璽。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这年刚过五月节，胡玉璽领着穷哥们给富农陈庆泰镩地，晌午歪了，还不見大师傅送饭来。正在饥饿难忍的时候，陈罗锅子挑着饭担子一摇一晃地走来了，挑子一撂，端出了菜盆子，一股令人作呕的酸臭味直冲鼻孔。

“打头的，这菜咱吃不？”

胡玉璽瞅瞅弟兄们，再看看那一盆子五月节剩下

的餛菜湯，心想，我們象牛馬似的干活，還給我們吃口猪食。不能吃！

于是，拿起菜盆子把菜潑了，剩下的一点交給陈罗鍋子說：

“把菜挑回去，剩下這些給东家摆到西柜頂（按当地风俗，那是供祖宗的地方）上！”

說到这里，大家都大笑起来了，十多年来，大家一提起这件事就感觉心里痛快。有人提議，張罗漲价可缺不了他呀！

就这样会同了几天，有一天陈永祖往地里送粪，看見了长工郑兴常，他說：

“再不出行（按照老規矩等到五月十三才出工价），咱会同一下都不干。”

郑兴常说：

“光咱們叨咕，胡玉重不出头不好办。”

真是冤家路窄，他們正嘮着，恰巧地主佟占鳌从这里走过，把这話听的一清二楚，他对陈永祖恶狠狠地說：

“穷小子，再嘮扯这个事儿，我枪毙你們。”

这时的胡玉重在恶霸富农郑旭东家扛活。由于他正直、倔强、敢和地主斗，穷哥們有什么事儿都找他核計。

当晚，郑兴常就跑到胡玉重家，一見面就說：

“大哥，这回咱们‘卷檐子’了。”

胡玉璽忙問：

“什么事？”

他就把佟占鰲說要枪毙他們的事說了一遍。

胡玉璽一听就火了：

“真他媽欺压穷人，讓他們毙吧，看他們有多少枪子儿！”

于是，他們分头串联了一百多人到地主佟占鰲門前，高喊不漲价不上工。佟占鰲头也沒敢露，大气沒敢出。

富农郑旭东装着一副笑嘻嘻的令人厌恶的假相說：

“老胡，你在我家干多少年活了，用米先量点，何必罢工！”

胡玉璽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問題，你用話来套我，讓我出卖穷哥們，那办不到。于是，气愤地說：

“一句話，不出行不能了事！”

地主、富农使出种种花招都沒成，不得已被迫开了会，在穷哥們的压力下出了行：扛五个月的三十八元；扛九个月的六十二元。講錢的給了錢，講粮的給了粮。

这是黄花甸子的穷哥們斗争史上的又一次胜利。

## 粉身碎骨不低头

一九四七年，八路军又解放了黄花甸西村。进村的第二天就给穷人开大会，组织农民会斗争地主，选举又穷又苦忠实可靠的人当农会主席，穷哥们一声的选了胡玉璽。

那些日子，胡玉璽和穷哥们高兴的就不用说了，他一心一意张罗着带领群众斗地主。

哪曾想，乌云又暂时遮住了太阳。腊月二十八，穷人正张罗过翻身年的时候，咱们军队退到了辽河西，随后国民党的杂牌军、地主武装：虎子部队、刘其部队、袁子部队、红眼队都来了。

三月二十七的晚上。天黑的可怕，村子里静悄悄的。

胡玉璽正坐在炕上，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快开门，有急事！”

开门一看，原来是同院的冯德仁给送信来了。

他到屋刚说完地主武装蒲河大地主赵玉成，带人要来抓农会主席，让胡玉璽赶快躲一躲。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只听外边响着杂乱的脚步声和狼嚎似的嗷嗷叫的声音，房前、房后都给围上了。

这群野兽把胡玉璽押到恶霸富农郑旭东家里，同



时被捕的还有农会秘书陈子生。

地主武装队长赵玉成，戴着眼镜，双手插腰，挎着双匣子枪，气势汹汹地逼问胡玉璽：

“给八路军净干什么了？”

胡玉璽心想落到这撮野兽手里就别想活，豁出这条老命和他们拚了。于是，挺直腰板说：

“给我找住处，给牲口找草料……”

这个残暴的野兽打断了胡玉璽的话，把桌子拍得直响，叫喊着：

“给我绑上吊起来！”

上来两个小兵，把胡玉璽的大拇指和大拇脚趾绑上，吊在大梁上“上大挂”，悠荡几下子，豆粒大的汗珠就淌出来了，两只眼珠子象掉出来一样的疼。胡玉璽咬紧牙关忍着痛，没哼一声。他心想，穷哥们有的是，今天你折磨死我胡玉璽，今后还会有无数的穷哥们和你们斗，粉身碎骨我也要硬到底！

敌人看胡玉璽不肯屈服，就用皮鞭子蘸凉水抽，一边抽一边问：

“好好想一想，你净领人分谁家了？”

“没有什么可想的！”胡玉璽还是斩钉截铁地说，不久就昏过去了。

就在这时，在同村贫农金宝福的西厢房里，农会干部陈永祖、金玉振等六、七个穷哥们摸着黑在商量

营救胡玉璽的办法。全村的翻身户哪一家能睡安稳觉呢？地主的鞭子抽在胡玉璽的身上，就象抽在所有贫雇农的心上一样的疼啊！

后来，新一军来了，新一军与地主武装正在狗咬狗人慌马乱的时候，靠着穷哥们的营救，胡玉璽才逃了出来。

### 劳动人民掌权坐天下

乌云是不会永久遮住太阳的。一九四八年九月，黄花甸西村终于解放了。大家又选胡玉璽当村长，胡玉璽还是那句老话，他对大伙说：

“干，为了穷哥们彻底解放，我老胡头粉身碎骨也干！”

第二年正月初八，土改工作队来了。掀天动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在黄花甸西村展开了。

胡玉璽站在毛主席像前，想着自己那苦难的童年，想着自己扛活时领头斗过地主，可是，和现在一比，那算什么呢？现在他明白了：穷人要想翻身，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在政治上，夺取印把子！

毛主席、共产党啊，真是穷人的大救星！

斗争大会上，恶霸地主佟占鳌、陈子正，恶霸富农郑旭东，搭拉个脑袋，跪在全村群众的面前，再看看穷哥们，个个喜形于色，扬眉吐气。

胡玉璽的心里，象海水的波涛那样汹涌澎湃，他不再畏惧，不再感到人少力单，感到自己象一滴水，已经流入了大海；又感到自己象一个孤儿，从今找到了亲娘。娘呀，娘，你吩咐吧，从今往后，为了我们劳动人民的天下，我老胡头，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万死不辞。

## 第二个生日

中共复县委宣传部村史编写组

人，一辈子，只有一个生日，就是降生的那一天。可是复县胜利公社药王庙大队唐屯生产队副队长唐希功，却有两个生日。这里就介绍他这第二个生日的来由。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了，唐希功从伪满劳工死亡线上解放出来。他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家。哪知道原来连一领炕席都没有的家，已经家破人亡。一个多月前他被抓去到北满当劳工，伪屯长唐福庆，为了在日本人跟前买好，借机勒索民财，又要起了“预备劳工捐”。这小子贪心狠毒，一连串到唐希功家催逼五次，气势汹汹。他的妻子领着两个孩子守着穷家，无依无靠，连吃饭都是上顿不接下顿，哪里还拿出钱？一个女人家，被唐福庆这条毒虫连逼带吓，就在五月二十日这天夜里，把两个孩子都哄睡了，又给孩子做了最后一顿饭，含着深冤剧痛，吊死在门框上。抛下两个孩子，没有着落，两岁的连云饿死在穷大姨家，六岁的连桂让他叔伯大姑领去了。万恶的伪屯长、大地主唐福庆，逼得唐希功一家人死的死散的

散。他只好从亲戚家领回大孩子重建家园。

就在这年冬季，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作队下乡来，建立村政权，成立了“清算小组”，领导贫雇农起来翻身。老唐想：这回可到咱们穷哥们报仇的时候了。贫雇农一看老唐坚决，就选他当农会会长。老唐按照上级的指示，领导穷人翻身，实行“二五减租”，分地主家的青苗。秋收时，穷人们第一次有了粮食囤子，高兴得了不得。

没过多久，街面上哄哄：中央军已经到辽阳了。八月节前后，地富这些小子们的鳖脖子又伸出来了。这时人心惶惶，老唐心里也没有底，就在这个节骨眼，区上那会长找到老唐：“老唐啊，可不能动摇啊！别看国民党到了盖平，不要紧，咱们有自己的队伍，一定能把他们打倒。他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国民党如果真的打过来，这些家伙要起刺儿，咱们就把他们先干掉！革命就得坚决啊……”老唐一听说道：“错不了，我一定照你的话做。”就这样，唐希功按照上级的指示，发动群众，开斗争会，封了财主家的门，把大地主傅宝廷、傅作云、唐福庆等几个坏家伙都抓起来了。

斗争正在继续深入的时候，国民党突然冒出来了，地主富农也因此暂时侥幸地逃避了斗争。这时候，为了保存力量，咱们的工作队转移到深山里去隐

蔽，待机出动打击敌人，暗地保护翻身户的安全。村农会干部四下躲藏，并监视地富分子的活动。这个时候，唐屯成了“三不管”地区。

农会的公开斗争已转为秘密斗争。唐希功根据上级指示，召开贫雇农秘密会，发动贫雇农献鞭鞭，支援山里游击队。地主虽然勾结城里的清剿队下乡到处抓人抢劫，农会干部却一个也未被抓到。一天夜里，唐希功悄悄地回家来看看动静，听他叔伯兄弟唐福贵说：“咱们的仇人唐福庆被八路军游击队打死了！游击队临走时，留下个纸条，上写：‘恶霸地主、伪屯长唐福庆，生前欺压人民，无恶不作，为了给百姓除害，昨晚被我游击队处极刑正法。地主富农如果不老老实实，将得到同样下场！’”

唐希功得知唐福庆这个恶棍被处死，感到共产党给穷人报了大仇，真是高兴极了。那些四乡的地主、坏蛋，由于枪决了唐福庆，也不敢公开兴风作浪了。

城里的国民党势力象毒蛇似地逐渐向农村伸展。附近村子的流氓、地主组织了清剿队，继续捕捉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而且还扬言，不抓住唐希功决不罢休。

一天晌午，老唐正躲在叔伯姐姐家里，刚吃完晌饭，两个陌生的家伙，突然闯进门来，一进房门，就向唐希功扑来。唐希功一看不好，上去就是一脚，正踢在

一个小儿子的小肚子上，“媽”的一声就倒在地上了。另一个小子一看唐希功一手摸腰，以为是掏枪，吓得不敢上前。唐希功乘机一气跑到西山沟里。不知是谁报的信，清剿队大队人马搜起山来。这时老唐正躲在烈属周洪春的家。老周头一看唐希功来了，痛心地说：

“唐会长啊，可不好啦，咱们分财主家的庄稼和粮，前天都让这些王八蛋要去了。逼得我没有办法，你看，我要了饭了。”唐希功一听，心里非常难过。就在这个时候，忽听外边狗咬，老唐知道不妙，可是，想跑已经来不及了。清剿队把老周头三间房子团团围住，在外面喊道：“屋里有外人吗？”老周太太知道不是好人，生怕唐希功被抓去，就说：“就我们老两口，没有外人啊！”老唐一看，不对！既然这些小子找上门来，就是来者不善。反正是跑不出去了，那就别连累这两位可憐的老人。于是他挺身而出，坦然地说：

“这个老太太怎么糊涂了，我不是外人吗？”说着就往外走。清剿大队副赫大胡子象五殿阎罗似的，手拿匣子枪，两膀一晃，厉声喝道：“你是干什么的？有证明吗？”老唐一听，见机行事，不慌不忙地从兜里掏出一个纸单递了过去。赫大胡子把眼珠子转动了几下说：“他媽的，奇怪，你叫唐乃文！”原来，唐希功早准备好了这一手，造了一张假证明。他刚想走开，就听见一个很熟悉的声音：“站住！报告赫队副，

他不叫唐乃文，他就是农会头子唐希功！”唐希功回头一看，才明白，原来是逃亡地主那福兴和地主傅作云的狗孙子傅成其带队来的。“清剿馱子”一窝蜂似的，把唐希功五花大绑起来，拖到附近西三台子伪保长王明成家里，把他吊在門框上。这些家伙坐在炕上，地主的老婆侍候着，大吃大喝，庆祝胜利。当天，用大車把唐希功拉到楊子街清剿大队部，押进临时监狱。不多时候，来了两个横眉竖眼的“清剿馱子”，把他架去过堂。先把他吊在房梁上，不容分說，就是一頓乱棍、皮鞭。唐希功被打得昏迷不醒。刚苏醒过来，就听到一个女人問道：“唐希功，沒想到你也会有今天。三十晚上你領人封了俺家的門，抄了俺的家，我男人就死在你的跟前。……”唐希功吃力地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唐福庆的老婆前来釘案。老唐气得瞪圓了眼睛，回答得很干脆：“你当家的要說是我打死的，可真有点冤枉，紙条上写的明白，那是八路军游击队根据民情，把他打死的。因为他生前干絕了坏事，罪有应得。”这几句話，可把这些家伙气炸了肺，赫大胡子气的嘴里直冒白沫，一声命令：“来呀，快把这小子嘴堵上，不准他說話，給他蒙上眼睛！”接着又是一頓非刑拷打。就这样，一天过了五六堂。最后，这些野兽使用了灭絕人性的刑法，把唐希功的腿绑在板凳上，用磚头垫脚，用香火燒身，把



唐希功折磨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直到现在，他头上还留着两块伤疤。

清剿队一看唐希功死不招供，走到哪就把他拉到哪，拉到哪打到哪，想零敲碎打把他打死，妄图杀一儆百。最后弄得敌人实在没法，又赶上八路军游击队活动频繁，敌人就决定判处唐希功死刑，四月二十一把他拉到城北“鬼神台”处刑示众。一清早，敌人把他绑在胶皮车上，拉到了“鬼神台”。敌人一到那里，就听当地百姓风言风语说：“附近有八路军游击队。”这些小子一听，吓得未敢动手，赶紧就往丁屯拉，结果丁屯也是如此。于是他们马上改变了主意，调转头，准备返回复州城再下毒手。就在这个时候，八路军地下工作队已进入城里，并宣传说，当日午后国民党正规部队中央军来接收复州城。一传十、十传百，敌人信以为真。

午后四点多钟，敌人做梦也没想到，他们期待迎接的不是中央军，而是人民子弟兵——八路军。机关枪从城外四面八方象爆豆似的响起，八路军大队人马把这座小小古城包围得水泄不通。这时有一队八路军闯进监狱，打开牢门，一看唐希功被五花大绑，血迹斑斑，奄奄一息的样子，就断定是自己人。几个战士小心地把唐希功抬到指挥部，经过抢救，渐渐地苏醒过来了。他睁眼一看，身上盖着被子，还松了绑，伤



口也扎上了綳帶。他还以为这是敌人在耍什么花招哩。便說：“这是什么地方？你們怎么不枪毙我了？……”坐在身旁的一个同志亲切地說：“哪有枪毙自己亲人的！我們是八路軍。”唐希功一听八路軍三个

字，好象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们是八路军？是咱们穷人的队伍！”另一个同志回答说：“对，是穷人的队伍。‘清剿驴子’、地主、恶霸、坏蛋都叫咱们打跑了，你好好安静一下，等一会儿再谈吧。”老唐一听，心里象打开了两扇门，紧握着靠他跟前坐的那位同志的手，眼泪就落下来了。他有气无力，一字一泪地把前前后后的遭遇向周围同志讲了一遍。战士们都忍不住地落了泪，咬牙切齿地发誓：“坚决为穷哥们报冤仇！”老唐擦干了眼泪，问一个同志说：“同志，今天是几儿？”那个同志回答说：“今天是四月二十一。”唐希功连连念道：“四月二十一，四月二十一。”他激动地喊了一声：“毛主席万岁！”

唐希功回家养好了伤，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村里又重新组织了农会，四个月以后，开始土改斗争，把罪大恶极的地主都抓起来，依法处了极刑，给穷哥们报了血海深仇。

从此以后，唐希功和无数穷哥们一样，当家做了主人，再也不受气了。他从互助组开始就当组长，掌握了印把子，成了新社会的主人。土改后，孩子念完了书入了工厂，也娶上了媳妇。老唐又娶了一个老伴，吃不愁，穿不愁，日子越过越好。就在他获得重生的那年，他买了一张毛主席像，以后每年过年挂在墙上，过完年再放在柜子里，生怕落了灰尘。他常常

对人說：“我現在的一切，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給我的。媽生我是冬月二十九，党和毛主席把我从棺材底下救出来是四月二十一。这是我第二个生日，这个生日比什么都重要，我永生不忘。”

## 血染南崗頭

姚翠萍

落雪了，四周的松樹枝上象盛開着一朵朵白牡丹，松樹的旁邊有兩座大墳丘，也披了一層白皚皚的衣衫。落雪的第二天，萬里無雲，燦爛的陽光照在兩座大墳丘上，發出耀眼的光輝。

這兩個大墳丘在安東縣十字街人民公社的南崗頭。每逢清明佳節，總是人來人往，絡繹不絕，成群的中學生和紅領巾來到這裡，給墳丘上添新土，獻花圈。人們以悲痛和憤怒的心情，給孩子們講這兩座大墳丘的來歷。

二十七年前，有一支抗日隊伍，常常在南崗頭一帶活動，打擊着日本鬼子。日本鬼子也真吃盡了這支抗日隊伍的苦頭。在相山城打死了日本守備隊的一個頭目；鬼子派出來的密探，也被活活地掐死在南崗頭西邊的菱角泡里和南邊的葦塘里。有一次，鬼子兵小隊長牧野，領着他的部下過駱駝峯，正在大搖大擺地往前走，突然從山溝里鑽出來一支人馬，殺聲連天，一墩墩地撲上來；牧野慌了神，剛想還手，又一聽說就是那支抗日隊伍，他吓得扭頭就跑，後邊的鬼子被

打死打伤十来个，武器也扔下了不少。

这一仗，打得鬼子吓破了胆，气得牧野直打哆嗦。可又抓不住这支抗日队伍的一根汗毛，他们称这支队伍是飞毛腿，来无踪去无影。

其实，这支抗日队伍一直活动在老百姓的中间。他们一进南岗头，家家户户都打开了门，老老少少一齐迎出来，连学着走路的孩子也抱着他们的大腿不放。人民群众给他们带路，送衣裳，送鞋袜，简直是鱼水难分。

后来，这些情况被牧野知道了。这个灭绝人性的魔王，便定出了阴谋诡计。

第三天，也就是一九三六年农历冬月初三的早晨，远处的山巒，被灰蒙蒙的雾遮盖着，起早的人正在做饭。突然，村里的狗狂叫起来，一群穿黄狼皮军装的鬼子兵和汉奸队，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猫着腰，闯进了各户的院子，把住了家家户户的门窗。

人们已经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要跑，已经来不及了，但是，他们没有喊也没有叫，只是以关切的目光，互相望望自己的亲人，亲人默默地点了点头，昂然地转过脸，怒视着端枪的敌人。

鬼子嗷嗷地把全村男女老幼都逼了出来。走在刺刀尖前边，有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也有一步一喊妈的孩子。老姜家的女人，正在坐月子，也用手中包着

头，抱着还没满月的婴儿走了出来；张春发头年刚结婚的年轻媳妇，也扔下翻腾的饭锅，被刺刀逼了出来。

全村的人都被鬼子赶到村东头姜文田的院子里。

这时，天空黑云滚滚，空气分外低沉，闷得叫人喘不过气来，看样子就要下雨了。

人们一个挨一个紧紧靠在一起，对准他们的是一排机枪和步枪，可他们的脸上，毫无惧色，愤怒填满了每个人的胸膛，有的男人脸上的青筋都蹦起老高。

牧野，这个日本强盗，头戴一顶“擻杆”帽子，遮住了整个脸，只露出一对阴森森的眼珠，象一个吃人的魔鬼。他扫了大家一眼，故作镇静，仰脸奸笑几声，便狂叫一阵。接着，警察局长张剥皮象一条跟腔狗，从牧野的屁股后边钻出来，人们仇恨的目光，象无数支利剑，刺到这个卖国贼的身上，他不禁打了一个冷颤，但又装着斯文的样子，仰起驴脸一般长的面孔，打开破锣嗓子喊道：“你们这儿是‘胡子’窝。咱好话说在前头，谁是‘胡子’，赶快把他交出来，若不然，皇军的枪子可不长眼！”说着，他瞅了瞅那一排机枪和步枪，好象要借以为自己的胆虚助助威风。

但是，人们一个个把头抬得高高的，眼睛望着乌云翻滚的天空，一个字也没有吐。

阴险狡猾的牧野，走近人群前面，呵呵一笑，一对凶恶的眼珠滚动几下，说道：“你们怕的不要，谁把‘马胡子’的说出来，皇军大大的有赏。嗯，说吧，说吧。”他从人群的东头走到西头，人们还是一声不吭。几天之前，他们还和抗日战士们坐在热炕头上，又说又笑地讲着抗日的故事，逗着孩子嘤嘤嘎嘎直笑；而在面对面的敌人面前，他们威武不屈，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

野兽毕竟还是野兽，要装也装不成。牧野看老少都怒眉横眼地盯着他，他老羞成怒，把戴白手套的右手凶狠地一挥：“上刑！”

鬼子兵一拥而上，把站在前面的几个男人抓起来，按在凳子上，用凉水灌；人肚子被水涨起来，木棒又向肚子打下去。但任凭敌人的凉水灌得如何凶，木棒打得多么狠，人们还是一个字也没说。

人群里孩子被鬼子的凶相吓哭了，妈妈紧紧地抱住孩子。有的扯起衣襟遮住孩子的眼睛；有的把奶头塞进孩子的嘴里，不让哭出声来。

牧野一看，仍无效果，就下了最后一手，他把手拚命地一挥：“统统地给我杀掉！”

鬼子兵象疯狗般地扑到人群中，把男人拉到西院姜德春的五间正房的窗前，每八个人连绑在一起，用刺刀逼着他们踩着凳子，登上窗台，进到屋里，站在



炕上。

牧野把軍刀举在头顶，狼嚎似的叫着：“你们这些‘馬胡子’脑袋的，还说不说？”

站在炕上的八个人，将手往后一背，胸脯挺得高高的，坚定地回答：“不知道！”

牧野翻动一对凶恶的三角眼，手里的軍刀往下一劈，枪声“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站在炕上的八个人应声倒下来。接着，鬼子又用刺刀逼着第二组八个人站到炕上。牧野指着倒在地上的八个尸体，又吼叫起来：“你们看见了的，谁的‘馬胡子’？说，说吧，说了不杀。”

但是回答他的，还是：“不知道！”牧野气得浑身发抖，咆哮如雷：“杀！”

枪声响起，第二组八个人又倒了。接着，第三组、第四组……鲜血流成河，杀人的魔鬼把受害者的尸体从血泊里拉出来，架在一起，尸体越架越高，血水象房檐上的雨珠不断线地往下滴。

这时，雨已经下了起来，好象苍天也为南岗头的人们无辜遭受帝国主义强盗的残杀而流着眼泪；雨中还夹杂着细碎的雪花，雪花落在滚热的血泊里，立刻就不见了。

苦难的妇女们，遭到了兽性的鬼子们的强奸。然后，和孩子们一起被关进东厢房里，她们听见一阵阵

枪声，知道是自己的亲人在被屠杀，都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杀人不眨眼的牧野，杀完了男人，又奔向东厢房来。有的母亲把孩子藏在柜子里，孩子的哭声被鬼子听见了，鬼子打开柜，一刺刀从孩子的前胸刺到后背，举了起来，疯狂地狞笑着，孩子痛哭着断了气，血，顺着枪杆淌下来。孩子母亲一声惨叫，冲上去，抓住这个鬼子就咬。另一个鬼子钻出来，一刺刀把她刺倒。孩子从刺刀上摔在地上，受伤的媽媽，一手捂着露出腸子的肚子，一手支起身子，爬到孩子身旁，抱起孩子，紧紧搂在心窩上，母子一块倒在血水里。

另几个鬼子，从妇女怀里夺下孩子，倒拖着走到院里，一个鬼子扯着孩子的一条腿，另一个鬼子举起軍刀，一砍两半；老陈家五、六岁的孩子跑到院里，哭喊着找媽媽，被鬼子一刺刀划开了嘴。接着，又是一陣狂笑。

这些杀人取乐的畜牲，枪杀了男人，刀砍了孩子，妇女們按捺不住胸中愤怒的烈火，高高举起拳头，呼喊着重：“报仇呀！”

“报仇……”怒吼声代替了哭泣声，妇女們踢开窗户，砸开门，象潮水般地从东厢房里涌了出来，用肉体 and 敌人拚打，鬼子慌了神，阻挡不住，节节后退。他們退出了院子，又退出了大門口……

牧野見勢不妙，象条夹尾巴的狗，躲在一群鬼子后边，吼叫着：“开枪！”

“砰砰拍拍”，枪响了，前头的妇女倒下了，后面的妇女又冲了上来。

鬼子一面继续屠杀着妇女，一面抱来稻草、柴禾，围着整个村庄，倒上汽油，点起火来。火上了房子。妇女们在烟火中挣扎着，叫骂着，往外冲。但是，赤手空拳的妇女，终于在鬼子的子弹、刺刀下，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这时，雨和雪还在淅淅瑟瑟的下着，血水汇成一股血流，从院子里流了出来。

牧野和張剥皮这群野兽，最后把惊跑出来的鷄鴨也抓住扔在火堆里，便踏着这条血路逃走了。

火，夹杂着濃厚血腥的大火，燒着了妇女的衣裳，燒焦了她们的头发，燒毀了她们的肉体。当火熄后，邻村乡亲赶来認亲友的尸体时，发现有的母亲紧抱着孩子的腰，孩子紧搂着妈妈的脖子，相抱死去。正在坐月子的老姜家的女人，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住孩子的生命，但，无情的大火却夺去了母子俩的生命！

乡亲们含着悲慟和憤怒的眼泪，在村东头掘了两个大坑，安葬了死难的阶级兄弟。这就是如今的两座大坟丘。

南岗头，这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村庄，几天前，还是炊烟四起、忙着打場的平静的村庄，几天后，在日

本强盗“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下给毁灭了。

南岗头的人们被鬼子杀绝了吗？没有。在这苦难的日子之前，有的人出门串亲戚了；有的人外出干活了。当天，不少人躲过了敌人的眼睛。张春发躲在场院的苞米仓后面；张庆德趴在小厦子顶上；王老太太猫在碾道筐箩底下……就在敌人屠杀的当时，姜德春、于天发、许恒志等人，虽然有的身受重伤，可是他们也在浓烟烈火中逃了出来。

中国有句名言：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第二年的春天，山上的花开了，河套的柳树发绿了，张春发等又陆陆续续回到了南岗头，外村的乡亲们也来到这里安家落户，重建新村。他们走到死难的亲骨肉的坟墓前，添上新土，栽上柳树。树干在春风中茁壮地成长，昂然挺立。

被害者安息了，活着的人们在继续和日本帝国主义做斗争。家住在南岗头的马国勤，全家十二口人，被鬼子杀了十一口。当时，他正在附近这支抗日队伍里当炮手。当他听到这个噩耗时，气炸了肺。但是，这个农民的儿子，有着宽阔的胸怀，他把个人的仇恨变成中华民族的仇恨，他怀着复仇的烈火，和队伍一起，南征北战，直到全国解放。

今天，南岗头是另一番天地了。他们在共产党和

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三面红旗，在当年日本鬼子残杀亲人的屠场上，重新盖起来了近百间草房，阳光透过玻璃门窗，照得屋里亮堂堂暖烘烘；人民公社成立之后，三十多户人家变成了一个大家庭，在当年亲人的鲜血染红了的土地上，春播秋收，齐心建设自己的家园，为社会主义大厦砌砖垒瓦。一九六二年，他们被评为安东市模范生产队。

但在幸福的今天，我们千万不能叫老一辈的血白流，不能忘记血染南岗头的日子。今天，世界上吃人的豺狼还没有收拾干净，它们是不能叫我们安生过日子的。要想过好日子，就要有猎人的本事，紧紧地握住枪杆子！

一九六三年冬写于南岗头